

歸

家

魯迅著

傀儡美人



衰姐張開眼睛來，曉得自己的身邊的僵不是爹娘的鄉土。想起來，她就憂鬱了。

雖然拚命地向爹爹爭執，情願以後天天住在羊欄的旁邊，或在豬羣的黑暗的土窖裏過活，和別的奴隸同例的做苦工。但是，比鐵錫還要頑固的老頭子，總是石頭一樣不肯聽人家半句人情話。無論你天翻地覆地哀哭，他只是沒有其事地踞坐在毛皮的上面，看着帳外衰殘的草叢，心中想着遠方的事情。

爲什麼男人家是這般殘忍無情，她不能夠理解。

媽媽們——除了生她的母親之外——都來羨慕她要到文明的國度去。

——到那邊可以住在安樂的城裏，用不着隨着氣候的變遷，水草的多

少，今天東方明天西方地奔走。（媽媽一說）

——到那邊有滑膩的絹絲的衣裳穿，穿起來你要愈加美麗。我給你占

了一卦，你到那邊一定得皇帝的喜歡馬上把你做皇后。（老年的巫婆說）

——那邊有寬敞的堅固的房屋，不管風吹雨打，連天大的雪也不要担

心。住上三天，保你干干淨淨忘了這邊的事情。（媽媽二說）

——姑娘，你到了那邊，有機會要送我一匹絲布。（媽媽三說）

——送我一匹土燒的父乙罇。那是天朝的名物。（媽媽四說）

——聽說那邊的皇帝是很溫柔很白皙的（媽媽五說）

.....

他們不曉得人家心中的苦楚，很快活地任情地各說各的話。

但是，她心中那有空閑做美麗的異邦的夢？她老大不願意離開她的過慣了的生活，離開她的馴熟的羊羣，可愛的馬匹。而且要到人生地不熟的異國去，不打緊，而且又是服侍異國的皇帝去。她是老大地不願意的。

媽媽們很熱鬧地替她收拾日常的什物，寶貴的銅鏡，絹絲的腰帶，衣裳，皮履。她們都以爲她們的姑娘做皇后去，快活不過地唱着單調的歌謠「送我們的姑娘去」。

畢竟，她受着一隊騎兵的護衛，要向南方起程了。

臨行的時候，大戎的酋長向女兒說：「女兒，我雖然是不忍心打發你到敵人的國裏去的，但是，沒有法子，我們打敗了仗，只得要你爲我們犧牲一時，到明年的春天，我們要迎接你回來的。」這個時候，他的面上帶上不能掩飾的哀痛，但是，褒姒的眼淚已經乾涸了。

她望着原野的羊羣，又看看放牧的強壯的青年和送行的部落的男男女女。不作聲地俯首跨上馬鞍上。

——別了，澄淨的潮水，沈默的樹林，我的灰色的縣羊，悠閒的鷄鳴。

雖然她的同族向着她的後塵揚手，她沒有回過頭，只是癡癡呆呆地順着馬匹的輕微的反動，規則地搖着身體，低微地還能辨出「送我們的姑娘去」的歌聲，

南方去，南方去地馬蹄響着，他們的一隊橫斷荒廢的平原，向着敵人的國度去。

黃昏的時候，她的故鄉，她的部落，已經沈沒到地平下去，她憂鬱起來了。

那天晚上她就在星空掩護下的平原中，臨時捲起來的帳幕裡做她懷鄉的憂抑的夢。

第五天的日中，迢迢的遠方隱約地認得周圍的京城。城池的近傍密集着居民的房宇，沿途的田圃種着蒼綠的蔬菜。水田上面深深垂着禾穗的金髮。

南方的秋天閃着瑩潔的明亮的光線，不像北方那樣的黯昧。

這五日間，她簡直沒有講話，衛兵們贊揚天朝的文物怎麼好，風土怎麼美，她好像墮子一樣，嚙口不答一句話。

他們的一隊受着羣衆的，好奇的，優越的歡迎的眼光迎接入城內。所謂「天朝的帝京」也是牛糞馬糞滿路的。衛隊把他帶來的羊皮，牛皮

，別樣的獸皮交換他們需用的東西，向民間的市墟去了。

褒姒和一個衛隊長隨着周國的大官到皇帝的宮殿去。他們跑到一所寬敞的房屋前面來，在這裏他們下了馬徒步踱進屋內。房屋的內外，許多禁兵持着斧頭，方天戟，長矛及大刀守護着。衛隊長覺得天朝的皇帝的胆子很小，要豢養這許多兵隊來守護宮殿。

內堂的正面的上座坐着名叫幽王的皇帝，大官很卑賤地像蝦蟆一樣伏在地面。

——啓上陛下，犬戎遣使乞和，并將女兒一口及國中珍寶獻上陛下。伏望陛下裁奪。

堂上的皇帝涎着面，眼不打瞬地釘在褒姒身上。這老頭子是很貪財的，同時又很好色，見着財寶和女人，也便嘻嘻地快樂起來，雙眼縫成一條線，咕嚕咕嚕地在肚裏說了幾句話。黃門官大聲呼喝道：

——王上要啓金口，你們化外人跪下肅聽諭音。

褒姒聽不懂，衛隊長要她跪下來，她憂鬱不過了。

免福，免禮。你是很漂亮的姑娘，到我身邊來。皇帝很快樂了，她的身體這樣的富於肉感，她的容貌這樣的均齊。但是褒姒聽不懂他的話，不知所措地躊躇着。皇帝從交椅翻身下來，親手拖她，和她並肩坐在交椅上。

——啓上陛下，外邦使臣及金銀寶貝，伏請御旨定奪。大官又取蝦蟆的姿勢上言。

——使臣打發他回去，吩咐他告訴犬戎王，他進貢的東西都領受了。

——外國使臣聽悉，王上鴻恩，化及域外，你王既能悔過自新，免究前愆。以後年年勿忘按期納貢，二等屬國金銀五十錠，羊皮三十張，牲畜

五十頭，珍奇寶貝，多多益善。若果愆期欠貢，莫謂天兵斧鉞，不留人情。大官挺着腰骨莊嚴地說。

衛隊長纔明白天兵要這麼多的理由，三呼萬歲，回犬戎國去了。

——啓上陛下，金銀珠寶，伏希聖旨發落。

——金銀送到財政部收管。

大臣班中轉出一個虬鼻子的禿頭顛來，蝦蟆式跪下聽話。

——你好好把金銀收管，不要肥私囊。不然要把你的屁股打出血。

——對了，陛下。

——寶貝拿到後面的貨倉去。你們無事可滾蛋，不要阻朕的佳期。

黃門官宣報退朝。宰相，司徒，司空，虬鼻子的禿頭顛……數不了的

長袍大袖，影子不留地鳥獸散了。

堂上很閒靜地只留下他們倆。

皇帝就不規矩起來了，弄手摩胸地。

——我的愛妃，你的雙頰好像玫瑰花一樣鮮紅，你的手腕好像玉琢一般瑩潔。

褒姒不懂皇帝說什麼話，不過這老頭子的胡鬧的糾纏，使她心裡愜懣難過。

皇帝弄過她的手，摩完她的身體，還要吻她的朱紅的嘴唇。但是，她再忍不住這樣的侮辱，把他的岌岌乎的姿勢一推，皇帝翻了一個筋斗，跌倒地上。

——我的愛妃，你很好氣力。你有芙蓉的姿容，野……野牛的氣魄呵。皇帝喘息地爬起來。

褒姒依然是癡呆地發鬱，好像驃馬一樣絨着口。

那天晚上，皇帝和褒姒省略了結婚式，也不要證婚人，進洞房點花燭

去了。

「天朝」的歲月是無聊的，沈滯的。褒姒在這邊過了幾天了，這幾天她覺得長過幾十年。這樣形式不同的生活，從她的喉嚨奪去了她的歌聲，從她的心臟奪去了她的歡樂，從她的手足奪去了她的自由的舉動，她變成了一個傀儡戲的木偶。於是「不說話的美人」「不會笑的美人」「傀儡美人」的風評兵車一樣跑遍了全國。

皇帝很爲她可惜。以她的豐滿的面頰，惹她一笑，她的笑靨值得一國的財產。

皇帝費盡心機也博不得「美人木偶」的一笑，他食飯的時候，坐馬桶的時候，都受着這個難問題的糾纏。

——堂堂萬乘之尊，也博不得美人一笑，的確沒有面目頂天立地了。
皇帝很深深地煩悶着。

有一天，皇帝的靈機剔動了。他張皇地跳起來，手舞足蹈地。這可以克服豔如桃李凜若冰霜的木偶美人了，他想。

他即時下令向民間徵求一個犬戎的老婆子。以重金買他的衣裳，又徵求她教授犬戎的跳舞。

翌日的晚上，皇帝的策略着着成熟了。

褒姒坐在房間，她以為坐在監獄裏。

——這邊沒有森林，也沒有涓涓的流水。這邊沒有嬉笑，也沒有自然的人聲，有的只是裝腔做勢的傀儡戲的科白及做作。褒姒這樣一想着，從新憂鬱起來了。

——這邊沒有遊戲的朋友，也沒有談心的同伴，有的只是那胡鬧的考頭子。說起皇帝來她就憂鬱了。因為她以為做皇帝的是很得人民敬愛的，

但是那胡鬧的老頭子，從頭到腳只是一個滑稽小丑。

——爲什麼大臣們要這樣卑污地恭維他們的小丑大王呢？這一種鬼把戲，她很難理解。

皇帝的確是愛惜她，同一屋內不少美麗的婦人，她們都是很蒼白的，很斯文地舉動，很嬌羞地說話。但是，皇帝現在只寵愛她。皇帝百般地獻殷勤，常常伴着她過日。皇帝又做許多詩贊頌她，但是，異邦的文字，她點看不懂。皇帝怪有趣地又給她講了許多笑話，可惜異邦的言語，她聽不懂。只是看皇帝的婆婆老態，她憂鬱地坐着。

這所寬敞的房子，日間也是幽暗的，複雜地裝飾着。中央放着雕上禽獸形狀的棹子，幾張龍榻模樣的椅子，牆上掛着精緻的劍鞘，也是雕上蟠龍模樣。房子一隅堆積着龜殼貝殼，牆下疊起刻着文字的竹片。這些東西有什麼用途，她簡直莫名其妙。

房子的別一隅，放着三個木製的大箱，放滿了青玉，白玉製的酒罇，酒壺，青銅的鏡子，鑲嵌紋的香爐，父乙紋的小鼎，珠玉釘滿的王冠，堅石的小刀，黑鐵的甲冑。畢竟是皇帝，三箱寶貝之外還有倉庫，這是祖先代代傳下來的，是由獵狹，犬戎及其他各采地的諸侯們收斂來的，守護這個寶庫是子孫的義務。這是皇帝給她說的，可是她聽不懂。

褒姒故意回憶許多過去了的事情，一件一件地浮顯頭腦中，慰藉遲遲不去的空疏的光陰。

她想起部落中的巫女。這個婆子曾給她算過命，說她福氣好，將來可以做皇后。實是這老婆子何曾能算命，她因為閱得世事多，曉得會長們的女兒多數到異邦當人質去的，而且褒姒生長得特別美麗，無人不疼愛她。褒姒以為她的卜筮靈驗，她覺得那老婆子愈加可親近，愈加可敬愛。

但是，房門開了一扇，那個婆子粗笨地蹣跚了進來。褒姒不敢相信自己

的眼睛，然而，她聽出不是在夢境。老婆子的衣裳是大戎的裝束，老婆子的跳舞是大戎的風情。她回憶起家鄉的事情，了不得地覺得老婆子的可愛。

——你跑來安慰我的麼，慈愛的巫婆？但是，婆子不作聲，雙脚如鴨脚的活動，滑稽地跳着。她衝動地跑到巫婆跳着的地方，緊緊抱着她。

但是，細看起來她不能不驚愕了。她看看婆子的白皙的皺皮的面頰，在口脣上發見了幾根男人的白鬚。婆子大笑起來，除去頭巾，意外的，她就是胡鬧的皇帝。然而，褻嫻心中不但不能笑，反覺得受欺了，憤懣沖上心來。皇帝還是笑個不止，她舉起手掌盡力披他皺皮的面頰。皇帝掃興地驚愕地看着她，他料不到為娛樂她的行爲，會有這樣的結果。她表示還要兇狠地掌他的面頰的形勢，皇帝見勢頭不好，退後幾步。幸麼不幸麼，他踏着自家的裙子，裂的一聲裙撕裂了，皇帝打一個筋斗，翻倒在地。

這可惱可笑的醜態，不由褒姒不笑出來了。皇帝倒在地上也大笑起來。

——胡鬧的老笨貨，以後不准你這樣騙人。她見皇帝全身軟弱地爬不起來，雙手扶起他。皇帝以爲自有生以來，未曾感過這樣的光榮，站起來又故意跌下去。褒姒看破他心裏的鬼，轉過面去不理他。皇帝掃興只得爬起來。

這公式主義的皇帝，又來騷動靈機了。他跑到貨倉裏，托了幾匹絹布來，一塊一塊撕裂起來。褒姒不明所以地驚愕着他的狂態。皇帝愈撕愈快，伴着裂裂的拍子，他快要變成瘋子了。褒姒不由不笑起來。

——你喜歡聽這樣的聲音，很好。皇帝說。

然而，以後撕了無慮幾千匹絹布，皇帝終於不能看得她魅惑的笑臉。他又煩悶起來了，不論是食飯的時候，或坐馬桶的時候。

皇帝爲究明「怎樣纔能使褒姒笑起來」這個緊急問題，召集朝臣百官諮議。討論了三點鐘，大臣們只撫着禿頭，你看我我看你地，總沒有一個賢明的辦法。

——你們都是飯桶。蛆米蟲！你們曉得國家爲什麼要餓死你們？在這個重大的時期總沒一個合用的。皇帝轟轟地憤怒起來，百官誠惶誠恐地蝦蟆式伏在地面。

那時候恰巧軍機大臣有密事啓奏，跑上朝廷來，看着這個光景，莫明其妙地望望佇立玉座前的皇帝，也望望俯伏着的百官。

——軍機大臣，你來得很好，我歡迎你，你是我的智囊。皇帝雀躍地昇起來，百官如遇了救星，靜靜地爬起來，偷偷地走散了。

——這是什麼事情，陛下？

你沒有明白，這種不中用的笨伯，一點也不能理解我的苦衷，皇帝很悲哀地告訴他。

——究竟爲什麼事情，陛下？

——你沒有明白，我極愛褒姒，犧牲我的寶庫，犧牲我的城池，犧牲我的國家，我也要愛她。我的一切，我的一根眉毛，一枚牙齒都屬於她的。但是，國中黎民都說她是『木偶美人』，教我很難過呀。而且她不是木偶，我覺得我們都是木偶，只有她不是木偶，皇天后土，我可以發誓，她不是木偶。

——陛下，不要這樣興奮呵。

——教我怎樣辦，她是這樣美麗，她的笑臉這樣的蠱惑？唉，我天天日夜煩惱着，怎樣纔能博得彼姝的一粲，可是那些蠢東西，故意與我爲難，商量了半天，沒有結論，教我怎能不發氣？皇帝覺得天下沒有比自己更

可憐的，聲淚俱下了。

——不要過哀，好皇帝。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自古以來常有的。凡事可來問老夫。

——呀！你？我相信能够搭救我的。快吧，快點教我吧。皇帝焦躁的懇求着。

——不要忙，而且事機關密，謹防隔牆有耳。軍機大臣提着皇帝的耳朵，細聲向他耳語數分鐘。皇帝纔又雀躍起來，比天國居民的小孩子還要快樂了。

——究竟是我的智囊，明天你去兼職左右丞相。皇帝感激不過，擁抱着他。

翌日，皇帝躊躇不寧地，候着事變的發生，民間依依然是太平的盛世，照來擬往地營着日常的生活。

下午兩點鐘的時候，皇帝與褒姒駕着龍鳳輦，衛隊擁護着，喝道到城樓下。皇帝下了車，登上醜樓。同時四面警鐘亂響，烽火的黑烟冲到半空。

——褒姒俯視軍隊的張皇的移動，國民的狼狽的東奔西走。百姓扶老攜幼，負箱背囊，男男女女在城池裏面循環的亂走。

養豬的姬老頭兒，恨不得把全數的豬托在肩上海走。但是，她選了最肥的兩隻，担在肩頭，他走不動了。他悲痛地和豬們一同哀啼。

——呵，上帝搭救……搭救……豬。

同時，寶玉商人的舖面被避難的亂民掠奪一空，猶太人一樣的申老頭兒眼看着一生涯的苦心，忽然作化了煙雲消散。

——呵，我的財產，我的性命！他再沒有生處人世的希望了。他的喜樂，他的幸福，就是一串一串的珠玉，一件一件的寶飾，他們都紛失了，

他變成壞了的機器，失了正常的活動。

——爲什麼警鐘亂響？

——你不見烽火冲天麼？

——呵，半空受着黑烟遮蔽，好像敵人就在那裏跑來！

——或者是大戎來報仇。

——呵，敵人到了，城池快要陷落了。

百姓們穿山甲一般亂竄，然而，何處有他們的安全，何處有他們的危險，他們怎能曉得？

只有坐在灘樓上，俯視地上的皇帝，他十分明白。他心裏暗笑着。

過了一個鐘頭，遠方一隊兵士隨着四架戰車飛奔地跑來。同時東方，

南方，西方，各地諸侯的軍隊，螻蟻一般奔向皇帝城池來。

他們接近城池來的時候，夜色低迷了。那個是敵人，那個是同志，他們怎曉得？在朦朧的幽光中他們互相衝突起來。

矢盡弓折，接以白刃的時候。然而，畢竟敵人在那裏？平時懷了鬼胎的諸侯們，互相猜疑起來。然而究竟敵人是那個，他們怎能曉得？只有坐在醮樓高處的皇帝，就是他們的裁判官。

但是皇帝抱着脂肪的大肚，哈哈地笑個不止。

——願王上萬歲，萬歲，萬萬歲！諸侯們爭先恐後地跑上醮樓，一個一個都是蝦蟆式的跪下齊聲三唱。

——臣等看見烽烟，馬上與師保駕，路遠來遲，罪該萬死。

——不審龍體曾受驚嚇否？

——陛下，敵人在那裏？

——哈哈哈哈哈……敵人就你們和你們之間。皇帝這個警句嚇得諸侯們面面相覷。

——陛下，若是我們裏面有謀叛的，伏望指出以正王法。

——不要性急，我說你們互相對敵，和我沒有關係。打得很痛快呵，有勞卿等。這不過隨時閱兵式，事完了，卿等可回去。

——陛下，臣秉性愚魯，不明陛下說的什麼。（諸侯一啓奏）

——我說你們是愚蠢的奴才。回去，回去。

——陛下，我們裏面確有包藏禍心，圖謀不軌的。（諸侯二啓奏）

——那麼，我的寶庫，我的城池，我的年貢，都給他吧。

——陛下，這是什麼話？臣等秉持赤子的忠誠，雖赴湯蹈火也不惜盡

犬馬之勞，決沒有貳心的。

——好，算了吧，不論你們有一個心或有一百個心，你們都是忠臣，你們要什麼酬勞，采地麼？財寶麼？但是，你們殺了幾個敵人？敵人在那裏？回去，回去！這是閱兵式，你們不明白麼？

——以臣愚見，或者國中有人思亂，故將烽火點起，藉此擾亂民心？諸侯依然不能明白。

——烽火是我點的，因為你們狼狽的醜態可以博我的美人一笑。

陛下，你來開玩笑麼？臣等覺得此事很關重大，要嚴格調查的。諸侯們總不相信自己的皇帝是胡鬧的。

——哈哈哈哈哈……褒姒大笑起來。

然而，她嘲笑皇帝的胡鬧，也不笑諸侯們的醜態，她覺得天朝的人們，上自皇帝下至百姓都是愚蠢不過的。她不覺大笑了。

現在她只期待明年的春天到來，那時候她可以回到自己的故鄉去。

編小說的人在這裏用很謙恭的態度向讀者道歉，本來這樣無聊的故事

實在不應該縷縷地寫出來，但是，我要嘗試用客觀的描寫表現一件事情，或者無聊的是歷史的事實自身。是的，以皇帝作中心活躍過來的英雄們的傀儡戲，已經收場很久了，從現在看來真是無聊的把戲。但是，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依然沒有缺乏同樣無聊的事實，有的簡直令人笑不得的。像褒姒一樣你們也笑笑罷。

金的價格

從十九年六月份起，標金的價格，曾飛漲到六百兩以外過；後來的幾天，雖然低過二三十兩，然而與從前的價本比起來，最少也增了五分之一。於是一般實行金本位幣制的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最近的印度等，因為他們輸出的貨品，都是以金本位定價的，所以金價高貨品便高了；從前三元錢得到手的，現在非五元不行了。

其所以如此吃虧的原因，是因為中國的幣制是以銀為單位；金價高了，銀價不消說是低了，經濟上所謂「外匯」的現象，真是一落千丈，慘不可言；一塊錢十二個的法佛郎，現在只能匯得到七個了；一元二角五匯一元

的日金，現在要一元九角多了；至於印度的羅比則漲到一兩一個，美國的 Dollar 則漲到三元以上……

於是中國人全體恐慌了，這恐慌叫做金貴銀賤的恐慌。如果不設法救濟，中國大部分的工商業都非破產不可。因為事實上中國各工廠所用的機器和許多自己沒有的原料無一不是仰給於外人；如果因了金貴而買不起這所需要的東西，工廠必會關門，商業更不用說了。

那麼非設法救濟不可。

爲了設法救濟，許多學者們發表過不少的意見，尤其是專門的經濟學者發表的意見特別多。政府也大大地注意到這件事，甚至於派了專門委員來討論辦法。

然而金價是由三百九十兩漸次漲到五百七十兩的，這其間的過程，在時間上通共有半年之久；至這半年間，一切的辦法不但不能使金價退還原

位，簡直還不能阻止他的前進。據金融界的老同事說來，在最近三日內，金價還有六百兩以外的趨勢；那麼，怎麼辦呢？

一切的辦法都是無效的，因為根本的原因是帝國主義者壟斷了中國的各大商場；金價的漲縮，雖就是直接操縱在他們的手裏，至少是間接操縱在他們的手裏。尤其痛心的；是中國的工業不發達，簡單的機械，也非購用帝國主義的不可。同時租界內能適商自由，帝國主義者可以任意推銷他的豐富的出產，可以任意購買我們寶貴的原料；總之，以租界作了根據地的各大強國，是任意可以吸取我們的營血罷了。

其實帝國主義者的自身也陷於非常矛盾的地位的。在必需品方面，因為金價暴漲的原故，中國自不能屈服一下；但在消耗品方面，也就日形慘落了。日本在上海有幾家大公司，因此幾乎倒閉，現正在那裏拚命的掙扎，將來仍是同歸於盡的。不過這到底還是將來，所以不在話下。目前中國

是大大的吃虧了。

一一

新世界書店的資本，現在已達二十萬了；但在八年前，記得是由幾個文學組織成的；當時的資本額才五千元，營業是在一條小巷子裏。然而因爲這幾個文學家，都還能得青年的崇拜，於是生意是日漸發達。四年前，他們已各人攜了五千元現金到外國留學去了，書店是請一位非文學的股東胡月初來經理。

這位新經理，是比前者更是懂得生意經。從他辦接以來，三年之內，出書達五百種之多；營業的發達，在新書業中，可以說首屈一指；誰也不能與他競爭。

可是去年年底，金價突然漲了；胡經理對於此事，大大的用了一番心

思。剛漲的一天，他便跑出去買紙；因為他想買金價未漲以前的紙，必定便宜；即使將來金價再漲，書店方面也不會受影響。然而誰知道呢，他坐着包車，在上海跑了一天，沒有一家的紙價是不會隨金價而增高的。他非常佩服這紙業界的消息比自己的消息更靈通，同時他對於這大批紙的購買與否成了問題了。

他一面走，一面想：『每個金鎊貴了三元，一令報紙差不多都貴了一塊；六十鎊的毛道林要賣八塊多了！以後出書便比較的艱難了；普通六萬字的書，成本會多三分錢，定價會多一角二分，買價了四角半一本的讀者，看見五角七一本是不高興的。……』但是他一面又想。這金價暴漲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自己不曾研究過經濟學，想來也許是交易所之流的人物在其中操縱，不久必會停息的；那麼，紙，等到金價復原以後再買罷。

這天過了；

於是他天天留心看報紙，甚至於到各錢莊交易所去探聽消息，金價只有一天一天地飛漲，斷沒有停止的希望了。

紙還是非買不可，書還是非出不可。因為如果不出書，十幾萬的債是收不回來了；外埠的書局看見新世界書店已經不出書的話，便以為新世界書店要倒了，差的賬便不肯還了。

胡經理硬着頭皮，買了貴三分之一的印書洋紙；每月維持他最少出十五種書的現狀。

第一批貴紙印的書，他是計劃過照比例增加定價。然而事實是使他怕了。其他照比例加價的書店，平常生意也是不錯的；近兩月來，因為書的定價貴了，書也就賣不出，於是倒閉了的有兩三家。那麼，利息薄一點不要緊，還是不必加價罷。

果然，他的策略是很成功的，新世界的生意照常能夠維持，廢歷年關

，外賬收入了兩萬元之多，這還不算怎樣的失敗嗎？

但是金錢越來越高了，到了高到五百兩的時候，書的定價再不增加簡直是會折本了。於是胡經理又躊躇了一陣；到底是加價麼不加呢？不，決不！總要想法子把這個時期度過。生意算起來是賺十幾萬，用三四萬來維持這金貴銀賤的恐慌，也不是失算啊！

政府正在那裏設法救濟了；一方面是禁止現金出口和生銀入口；一方面是要實行如印度一樣改金本位；那麼，金風潮豈不是很快就會過去麼？好的。各家書局都佩服新世界書店。有的甚至於傳說是胡經理事前買了大批的賤價紙，所以能够不增書的定價而能維持現狀。至於別家書店，或者是停止不再印書，或者是公然關門大吉；惟有新世界書店巍然存在，新世界書店萬歲！

金價又漲了二十兩。

胡經理只好想補救的方法？在必要時仍然非加價不可；在不必要時，可以採取的方法是用較次的紙印書。從前用八十鎊毛道林的，現在用六十鎊的有光道林了；從前用光道林的現在改用瑞典紙了；從前用瑞典紙的，現在用報紙了。甚至於由頭等報紙降到二等報紙，由二等紙降到三等報紙。

新世界書店的信用馬上掃地了。「啊，原來如此！原來他用壞紙印書來騙人，怪不得他的定價比我們低！」同業中這樣宣傳新世界書店的不是處。果然因此宣傳生意便大受了影響，雖然定價低廉，但販書者却寥寥無幾。據說近來看新書的，以女子為最多數；而女子的買書則並不十分着重內容。而專在紙張的良好，封面的美觀，印刷的清楚等。

其實新世界書店是受冤枉了。道林紙比瑞典紙。瑞典紙比報紙，價格的相差並不很遠。金價漲了以後，即使用次一等的紙而優的定書仍不增加時，仍然會折本的。胡經理的策略，眼見失去了一萬多元的現金以後，所

得的結果是書也賣不出，信用也掃地無餘。現在不但是不能再謀大利，而且從前的賬，也非常難望收回。差賬的各小書店，都藉口說（也許是真情）近來書的定價都太高，買書的人都少了；所以無法付賬。

書店的同事，股東的一部份，對於胡經理的處置，認為有失當的地方了。商場中最要緊的便是信用，信用一失，甚麼都沒有希望了。即在經理本人，也認為自己所採取的用壞紙印書的方法是失算，所以今後也有改善的必要。但改善當從那條路走呢？還是用存紙印書而不加價呢？還是用好紙印書而加價呢？他決定不了；所以他決計採取集衆思廣益的方法，召集各同事各股東來開一次特別會議。

日期記得是在三月十八日。

早上很早的，胡經理便起了床，坐了包月的洋車，一逕到書店的編輯部去；指揮聽差掃地，擺椅子，作那種種開會的設置；自己則穿着他的嗶

慶長袍來回來去地走。意外樓下便臨着熱鬧的馬路；這時候，上午九點半，因為下了一點微雨，所以行人比較地稀少。望得見新世界書店門面上，進去買書的人一個也沒有。

少傾有幾個辦事員來，這編輯部才漸漸比較熱鬧了；胡經理的心裏似乎才比較地沒有寂寞了。但是因為隔開會的時間久，所以想起來還是很無聊的，自己。

「經理今天來格早！」一個湖南口音的校對，一進來便看見胡月初，一看見他便如此直覺地說；可是這話在失意人的他聽來，好似是含了譏笑的意味一樣。於是他更無聊了。他自己又跑下了樓，到門市部去看了一看，所有的幾百種書一動也不動地存在書櫃裏；兩個小伙計在那裏下象棋。一見經理「格早」的來了，都收了棋，紅着臉嚇壞了。

「今天還沒有生意？」

——下雨，有甚麼生意！

——昨天沒有下雨，賣了多少書？

——賣了十幾本！

前從每天賣一百幾十本乃至兩百本；現在相差在十倍以上了。經理苦悶着；但苦悶也不能在小伙計身上發洩，所以離開了門市部，自己找了一家飯館吃午飯，包車夫拉着一輛空車，無聊地追在後面，不在敘述之列。

他喝了一點酒，下樓時漸漸覺得有些熱了；雖然無非是暮春天氣，他仍然把帽子拿在手中，車也不坐，再折回了編輯部。

已經是下午一點半；所有的職員都來齊而且已經吃過了午飯；只是預備來參加會議的股東才來了一位，而且是股本很少，並不能算作重要的一位。

大家不能忍耐地又等了一點鐘，超過法定時間整整一點以後。新世界

書店留上海的股東都來了。一共是七位，這些都是後來才加入的新股東；可是完全非前的文學家可比了，盡是一些上海的流氓之類，家中也還有些錢……

開會了。到會人數一共是二十五位。九個股東（連經理在內）十六個職員，（連總編輯在內）開始是由經理報告說：

「現在我們的書店走到了危險的時期；現金幾乎完全沒有了；再過一個月如果外埠的匯款不到，我們便有關門的危險。現在門市部每月要七百元開消。營業部也要二三百元；出版部如果還要維持每月出二十種書的狀態，每月要一萬二千元；編輯部稿費一共，每月也得二千元開消。總計每月最少要一萬六千元的開消；目前的現金，只能再維持一個月。現在最困難的問題是金價高了，外國紙貴了，印出來的書如果照原來的比例定價，勢必折本；如果加價呢，顯見是沒有人買，這幾個月來爲了此事，耗

去了好幾萬現金的資本，所賺得盡是一些賒項。前不久，我採取了較次一等的紙印書，外面的批評便很不好。我真不知道怎樣辦才好了。望大家發表的見。……」

大家似乎都沒有甚麼意見發表。沉默了一陣，有一個周股東才偷偷地問劉股東說：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金價漲了，紙價就貴了？我們又不是在用金子買東西！

——是呀！我也莫明其妙」，

半天，有一個職員說：

「頂好我們現下是不印書。等紙價便宜了以後我們再出書好了。」

——這不行。「經理說。」現在我們正是信用掃地的時候，如果一不出書，外面說不定以為我們是要倒閉了，那才危險呢！」

又沉默了一會。總編輯馮某這才說話了，他說：

「在原則上書是非出不可的，而且我們爲了挽回信用起見，甚至於還要出比以前更多的書，不過定價我還是主張從低的。在原則上……我是一個窮學生出身。以我買書的心理來推己及人，我就不大管書的內容，只要他價錢便宜，我就買了。所以我主張在原則上定價要低廉。……」

這位編輯的確是窮苦學生出身，所以很知道社會情態；他雖然現在負了一點虛名，但並不驕傲；不過因爲年輕時候，他母親迷信邪說，說是額長壽便長，所以爲使額長，儘量地把額前的頭髮給他拔掉了。至今他快到四十歲了，額前就光禿了一塊；一說話時，不免一閃一閃地射人。所以說完，有幾個小職員就笑了。但是經理並不笑，經理注意聽話了。所以最末了他能反對總編輯說：

「這辦法不行。書的定價如果不照紙價增加！那一定會折本；長此還

作甚麼生意呢！

——折本，那不行！我們反對！」周股東又說了。

「金價高漲，這是暫時現象；現在政府和私人團體正在那裏努力設法挽救了。」馮某某又說。

「馮先生，」經理的聲音中含得有力量，你到底是一個讀書的君子。前三月我也相信金價漲是暫時的現象，所以印的書都主張不加價；現在出的書差不多賣完了，折的本越多，金價還是不曾低下來！……」

聽到這裏，有一個可憐的校對，是中學還不曾畢業的貧苦學生；他說

「金價高漲，是帝國主義用經濟壓迫我們一種明白的表現；我們爲要解決這問題，除了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以後，實在是想不出辦法來。還有一層，就是對於金價高漲，也不必抱悲觀；我們可以借此機會，正好

抵制外貨，提倡國貨呀！我們爲甚麼不可以用中國紙來印書呢？從前我都主張用中國紙印書的，不過我不會發表這意見；我每次校對稿的時候，我都很難過……」

不知爲了甚麼原故，對於這位中學生校對的意見，大家都笑了。也許是他說話把臉漲紅了可笑，也許是那打倒帝國主義的陳腐可笑；也許是他不了解中國出的紙，一則不美觀，二則尺寸不合新機器用，三則根本不够用；可笑。……總之，大家各自抱着一種理由笑了；但大家並不說出理由，而「默否認」了他的意見！結果主席的經理，也不提出付議，居然討論到別面去了。

總編輯也堅持不過失敗了，最後的勝利，還「不折本」的原則佔了上風，一致主張用最好的紙，最好的封面印書，可是定價當因比例而增加很簡單，大會宣告完結。

但是事情真太不如願，金價的確是有加無已，一天忽然飛到五百七十兩了。於是三百個單頁(Paper)的書，以毛道林印的，每冊實價一元六角，於是新世界書店的出書，真又開了新書業的新記錄。從來新小說雜誌這類的東西，是沒有賣到一元六角錢一本的。即以專門敲竹槓的商務印書館而論，他的小說最高價格，也不會超過一元以上。何況新書店根本能與商務印書館競爭的地方，完全在定價低廉這一點上，投合了中學生的心理。現在每種書價格起碼五角了，一元一本也是平常了。於是買書的人，尤其是在新世界書店買書的人，翻開一看，馬上後退；批發者也只肯揀選那便宜的幾種批十本或二十本；有時還只肯要五本，還要求六折的折扣。

果然，大會開會後，新世界書店所出的一大批書又完全失敗了，一萬元的現金，馬上化為烏有；而廢歷的端午節一到，稿費，職員的薪水，房金，電燈，電話，房租，以及一切種種的開銷，非三千元不能對付。外面

的相傳，是新世界書店馬上要關門；所以不但外埠的批發戶不肯把款寄來，即本埠面對面也不肯照付了；借款也沒有人信仰。於是金價高漲到六百兩的一天，帝國主義的經濟壓迫，在新世界書店方面真是收了勝利，使牠關門大吉了。

三

「小王死了，今天早上。」小張一隻手端着檢字盒，一隻手摸着字架上的五號鉛字在那裏取一個姓王的字？一面便想起小王來而對工頭吃吃地說了。

「今天早上？」劉工頭說。

「是呀！」

又沉默了。還各人作着各人的事，但是各人都想着這件事。小王是這印局——民權印務局——裏面的一個工友。前幾天害了腸熱症，起初是向民權印務局的經理交涉送入醫院。結果經理不肯，只允許每天貼一元的醫藥費，十八元的工資照給。現在因為無錢住醫院的原故，果然死了，剩下一個小女兒，一個瞎了一隻眼的妻子，住在閘北一家三元錢一月的亭子間內。

『你最要想辦法，老哥！』小張想的線索和劉工頭想的線索一樣；所以時間說來湊在思路上了，劉工頭繃着眉頭說：

『不行，非想辦法不可！作工，他媽的；資本家真不是人！』

——不幹不行了；你知道，老陳也病了；我們的朋友會一個一個地死完的。

——你去打聽打聽他，看給他幹不幹；他媽的，要幹我們大家幹才行

啊！」

小張又排了幾個字；「王女士覺得這印度綢的圖案不大好，於是韻雪問她買絲絨如何。結果買了一件四元錢的一尺的絲絨，她還不大滿意；坐在回家汽車上，她一句話也不說：韻雪這……」小張真排不下去。他拿着檢字盒又在另外幾個工友處說了許多話，把小王死的消息完全傳遍了。四十幾個工友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忿恨的。大家都想到自己的身上來。工資和小王一樣是十八塊；負擔有的比小王還重得多。有的是還有老母親的，有的是有三個小孩子的，有的是差了幾十元的債務永遠還不清的……總之，除了三兩個無家可歸的漂流者外，無論誰也是入不敷出的；多作一個月的工，也就得多困難一個月。而且，以作工的本身而論，也就够苦了。在一個白天還要點電燈的屋子裏，每天最少十點鐘的工作，都是站着的，而且還時常要下過細地檢查細小的鉛字，電燈的光又不強，所以大多數的排字工

人，重和輕總有眼病，至於作夜工的工人，那就更其苦了。替人印日報，早上天亮就要發，晚間十二點以後才有稿子來。從十二點到天亮這時間，正是幸運兒們甜蜜地睡覺的時候，誰也想不到有人在那裏爲你排印明清早你客廳中的報紙呢！八角錢一個月啊！

作夜工是不衛生的，小王的病是從作夜工起；但明知不衛生還要作的原故，是因爲夜工會多三分之一的工資。

大家一面想起這些來，一面向小張說，叫他去找劉工頭想辦法：「我們大家總是服從他！」末了他們說。

小張又排了幾個字；「……他付了五十元錢的菜賬以後；又把了五元錢的酒資；於是他便挽着王女士的手下了樓；他想邀她看電影，但是她喜歡到市政廳聽音樂，結果他只得服從她的意見。殊不知在音樂場中才生產了一大風波，原來她不愛的未婚夫也在那裏呢！她於是……」這是一本小

說的一段，並且似乎是很精彩的一段；小張平時也偶爾看看，也還感到興趣！但他今天只是一字一字地排了；文中的意味，完全領略不到。他不斷地想到小王的事，想到民權印務局的經理；來去是包月車，穿的是大綢袍子；每次請客聽說總在百元以上。而小王是住不起醫院死了，死了！誰來可憐？

『老哥！』他簡直拍了劉工頭的背一下說。『還是幹，我們非罷工不可！』

——等一等再說！

——還等甚麼呢？

——商量商量！

——甚麼時候！

——就是今天晚上？

地方？

——在我那裏！

——好，我來通知！

小張把所有的排字工友都通知了。印刷部的印字工友也通知了。自然這其間也有一小部分贊成的，不過大多數是不成問題。只等夜間，夜間便有事件發生了。

八點鐘的時候，到劉工頭家裏來的人數一共有二十多個。其實工頭的家何嘗容得下這許多人呢！他是住在崧澗鐵道的旁邊，一間破木板棚的房裏。說起來也是一連三間；但老母親和兩個妹妹住了一間；自己和老婆又住了一間；剩下中間的一間是客堂還是垃圾堆，有時簡直分不清楚。中間還供奉了劉氏祖先的牌位；左邊掛了一個觀音，右邊掛了一幅關羽；爲何會同時崇拜這兩個，這是莫明其妙的了。

工友們到了，不但沒有坐的地方，甚至沒有站的地方。這是劉工頭事前似乎不曾想到的情況；所以他慌了說：

「這怎麼辦呢？我們到鐵路上去罷！」

——不行。我們這樣多的人，現在又是戒嚴時期；不要巡警把我們認作壞人，那才糟呢！

——是的，老王說得對！我們拿些站在門外，拿些站在裏面，隨便討論辦法罷。

——我們也沒有甚麼討論的。現在小王死了，明明沒有錢養活他的老婆和他的小女兒。我們婆要求洪經理發給他們兩百元使用。至於我們，我們婆要求以後病了便要送入醫院！

——小張，你忘了，還有更大的問題呢！現在的米已經賣二十塊錢一石，我們每月的工錢一個也沒有加！這玩意兒誰幹得下來，從前米賣十二

元，我們是得十八元，現在還是十八元；我們飯也沒有吃了，衣服也沒有穿了，一輩子八元！死了！」

說話者是一個老工人，年紀已經四十多歲了。背有些駝；動了感情的時候，比青年還要起勁。

「好，就是這樣辦罷！我去同經理交涉，要求每月加工資六元，發兩百元給小王的家，我們以後病了要入醫院！」

——好！我們擁護你，劉長根！」

因為劉長根三字說得太大一點，所以驚動了隔壁劉老母。她起了床，由門後伸出頭忽然看見許多人，顛巍巍地說：

「根兒，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沒有甚麼，你請睡去罷。」

她咳嗽了兩聲又真睡去了。

「還有甚麼要求的沒有？」

「沒有了。」

「如果求不到手呢？」

「我們就罷工！」

「大家罷工罷！」

「幹！幹！」

這些工人都是不會加入工會的自由工人；所以一切都沒有訓練；而且對於資方的要求的條件也非常簡單而不完備。若在歐洲的大資本主義之下，這種工人未有不受驅的。好在中國有中國的特別情形，尤其是民權印務局有民權印務局的特別情形，所以事情的轉變，有着不可思議的結果。

第二天，五十個工友的代表劉長根劉工頭，不消說是去找着經理談判了。

洪經理剛起床不久，這時候正洗過臉在客廳中看報。「金價飛漲，凡商號倒閉者，只有數起……」他不是一個資本家的經理，他是一個不到三十歲的青年，而且還是革命家。前此，也正在革命軍中任過宣傳科長，政治部主任；政府成立後；社會局長，臨時政務委員等要職；現在因為是政見不同，所以想努力於文化事業而集合同志辦印刷局，將來還辦書店，但革命最高原則却各派的黨人無不共同的，尤其是擁護工農利益打倒帝國主義這一點上。

事情不巧是自己反對資本主義化的各種組織，而自己正是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角色；民權印務局的經理！三萬元的資本！

爲了這，所以他時時苦悶着；他看出這些工人的利益始終給印局的利益絕對衝突的，他真不知道這社會大問題，最後到底如何解決了。所以，他除自己的一妻，一女必需的費用外，他只要能幫助工人的地方，他都答

應幫助的。他幾乎成了一個改良主義者了。

這時候他看見劉長根來了，他是誠意地招待着他，問明他的來意。劉長根對於這種真實的誠懇，也十分感覺到，所以昨天的許多不平之氣，早已消亡了許多；況且洪經理還有話說呢！他說：

「我是十分誠意的把印局的困難和盤向你說出來，你要聽明白我的話。我雖不致說自己是革命家，但也還是一個革命者。從前我是幫助工人去反對資本家的；而現在，自己却作了資本家的樣子，其實是大家誤會我。現在中國的問題，並不止是勞資糾紛的問題。我是想設法幫助你們，但是我沒有辦法了。」

「整個的中國，（他如演說般一樣的說了，他的口才是很好的。）完全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近來的金價，差不多制我們的死命。金一天一天的高了，別的東西我們買不起還不用說，就是洋紙這一項，中國每年會消費

幾千萬元乃至一萬萬元的數目。現在金價貴了三分之一，中國如果照以前那樣消耗紙，便會多流出幾千萬的現金。那麼，沒有法子，只好不用外國紙，怎麼辦，書店大家關門大吉。你想我們生意作得最大的一家書店，是新世界書店，現在關門了。我們每月便少三千元的收入。還有其他的書店，一共倒了十幾家，各印局都沒有法子維持了。你看得出來，這幾天我們的排字房有多少工作？金價如果再過兩個月不低下去，連我們的印局都非關門不可。沒了辦法，中國不把帝國主義打倒，那是甚麼事情都會完的。

……」

他始終像演說一樣的說下去，也總不說到結論來，劉長根等得有些不能忍耐了地問：

「我們的要求呢？」

——容後慢慢地商量；小王死了的事，我昨天也知道了；當時便付了

他家下五十元。現在你們這資方，但間接實在是因爲有租界，有帝國主義的原故。

然而劉長根却始終不能了解，不肯了解。始終認爲洪經理不是誠意。況且，眼見着經理的客廳中的一切陳設，想起自己垃圾堆似的屋子，心中反而生了忿恨。結果他說：

「如果不答應我們的要求，出了事我不負責。」

的確，也並不是劉長根的意氣用事，工友們的痛苦，也實在是很深很深的；並不是因爲小王之死以後才如此，實在早已經不得了啦。可惜洪經理也只知工人的表面，而不知工人的切身之痛。所以也是不「了解」。

人類充滿了的是誤會！所以結果他說：

「希望你們原諒，等幾天，等我把賬目清理一下）如果有辦法，就照你們的意思辦去。」

——那麼，好吧！」劉長根負了氣地說了，說後他就告辭。

想不到事情是會轉變得如此的快。劉長根把洪經理的一段話撮要地告訴了各工友，各工友都認為經理是沒有誠意，所以主張從明天起一致罷工。

果然，第二天是正式罷工了；所要求的條件格外苛刻，格外不肯讓步。

可是在洪經理方面，算賬的結果，看出今後印局的前途有無限的危難。新世界書店倒閉後，五部大機器，有三部沒有東西印的；印字的工人，靠在機器的當頭看「三門街」，「七俠五義」；整天的沒有工作而遵照樣的支薪水。金價的高度，如果要如此堅持一個月，連排字的工友也要空閒下來了。二千元，三五千元作資本的小書店，幾乎三天總有一家倒閉的消息。印局靠書店才能維持，書店倒便是印局倒的先驅；把民權印務局這一個月

的損失一算，竟在兩千以外，兩百兩銀子一月的房租，那是怎樣的可怕呀！

工人罷工了，要求是格外大了。趁此機會也關門罷，還有可收拾的殘局；結末，資本還不會受損傷，還可以保存起來作別種文化事業的運動。

於是他宣布關「民權印務局的門」。

可是這幾十個工友的生活，却如何維持呢？將來？……

帝國主義的壓迫，在這方面算是又收大大的勝利。

四

在新世界書店曾出過六種書的陸志濱，每月是靠着要在這書店拿五十元的稿費才得有飯吃，還不能說是有衣穿，有娛樂可言！

然而新世界書店突然倒了。胡經理是回了湖北，書店裏乘下價值兩萬元的書；但是因為是書，所以雖說值兩萬元，到底等于一文不值；況且各債主對這一文不值的書，還不准誰輕易動牠呢！

按理，志濱也是債主之一，自然也有權利去分配這些書；然而一則這些書分來沒有用；再則自己是含了充分的文學家氣，也不肯去和那些什麼飯館老板呀，印刷局的會計呀；洗衣店的經理呀，……合起夥來對付這一家已倒的書店！

他只有聽從他的命運的支配，他在他的亭子間裏受着困苦過他的苦日子。

房錢是兩個月沒有交了；雖然每月十八元，但兩個月已不是少數，尤其志濱身上說來，簡直是一筆很大的款子。二房東是賣水果爲生的，十六元似乎並不是急需；但爲了志濱是外方人的原故，所以總懷疑他會騙了

這筆債務而偷跑！這是他們的隱心之痛。所以志濱一出門，或者用報紙包了一點東西！二房東便以為攜了貴物，留了賤貨跑了；這位漂流者，于是含惡意的問道：

「陸先生，甚麼時候轉來？」

陸先生難過已極；每次出了門便想怎樣借錢也要借到手才回去；不然是難堪了。而每次是借不到錢。同鄉的幾個朋友，是比自己窮得更可憐；因為戰事的影響，家中匯款匯不到；大家在學校中把衣服也當完了。于是每次，黃昏或者晚上，志濱要回去的時候，便生怕是經過二房東那一關。然而要上亭子間，不經過又是完全不可能，說不得只好硬着頭皮回去了。

「陸先生回來了，今天怎麼樣？」這是二房東婆子的聲音。

「沒有辦法！」陸先生紅着臉說了。

這對話在表面看去是毫無意義的；而實際則是一段「要房錢」的象徵談

話。好，上了亭子間，雖然油煙的衝來，悶然的打擊，也決計不再下樓。思慮萬端，愁腸千縷；自己又是文學家，所以格外細密地感覺得到。于是他想：『這也總是我達觀，所以弄成這樣，其實人類社會就是這麼一回事！一切事情，還是怪自己浪漫所致；有錢的時候，儘量的用；沒有錢的時候，弄得來連愛人的鞋子都沒得穿的！我得努力，我該爲了她努力，爲了我自己也得努力，作文章賣錢；只要每天能寫八千字，即使五角錢一千字也有四元的收入，難道會窮麼？幹！今後不要浪漫了！』

于是他提起筆，在墨水中濺了一漲。寫甚麼呢？好，把自己這樣貧苦的生活，作爲題材，未必不能博得社會的同情？好！他開始寫了：

『他的生活，越來越艱難了……。』

噫！電燈滅了。這才九點半！他記起，每天晚上都是這時候滅電燈的。二房東說住客的電燈，照列是九點半滅掉。然而統樓上也是住客，九點半

後仍然有電燈；顯見是爲了自己不交房錢的原故。交涉是得不到要領的；隨他去罷，睡了也好。

但是如何睡得着。從前作過許多美妙夢，現在實生活的壓迫，把所有夢都趨逐開了；而來代替這夢的是使人不能安眠的惡魔。「我將如何生活呢？明天飯館是再也不能去了！端節！端節不給錢……？……唉，不想他也罷！這一條路！來想點美妙的問題。明天，管他的；就是沒有飯吃也到學校找她去！還是她才能安慰我。」

但是仍然睡不着。美妙的夢，始終被那甚麼電車費呀，買麵包的錢呀，這些無聊的名詞攪亂了。結果，亭子間又熱，只得快天亮才睡着了。十二點鐘才起床。

「一封快信，陸先生！二房東以爲是有人給志濱寄錢來了，這才有些笑容對待我們這位文學家。原來一看，快信正是她來的。有甚麼事呢？」

『我的哥哥：

又是爲了要錢的來給原故你寫快信了。真是無可奈何。

端節到了，所有的賬都來逼着要。北四川路的裁縫老板，特地冒了淋漓大雨來吳淞向我要錢。借了幾個房間都借不出來；姪女又不知那兒去了。結果還是一位女同學叫娘姨到男生宿舍借了來；然而老板還以爲讓他等那樣久是故意刁難他，真是冤枉已極。

合今天的借款算起來，二十號以內，有三十塊必還的債。姪女的賬還算在外，她雖也窮，到底可緩。你如有一分可能的話，你便給我多找點。少了是斷乎不夠的。這般要錢的東西是非常可恨；不給錢的時候，他會急得像要他的命。如本校郵務處之要報紙錢，會立刻把臉沉下來和同學們吵架的。我恐怕這般東西了，而別處又無法可想。我的演啊，我只苦了你。我真恨死了我的家庭！斷絕我的經濟關係！……

在從前，如果萬一有甚麼如死一般重要的事情的話，志濱可以到新世界書店去告哀，乞憐，向經理先生低頭又低頭，把所有的苦哀用文學的調子向經理說了出來，力求他的同情和理解；如此，十元八元，也可以拿到手；所以人類最低的生活，到底還能維持；而現在呢？唯一靠山的書局倒了！愛人還是照樣不了解的來信要錢？這內心的苦痛，只有自己告訴自己；求人同情麼？……

他結果寫了一封信給她說：

「錢有辦法，請你即刻來上海；并且把那件絲絨的旗袍帶來作樣子，我與你買了一件材料……」

這簡直是滑稽已極。這封信完全是一封騙人的信。在她方面，受了騙以後，果然是帶着絲絨旗袍來會他了。

「絲絨旗袍帶來了麼？」

——帶來了。」

他問完笑了一笑；隨後他指着旗袍說：

「多謝你，我們今天靠着你有飯吃呢！」

她驚了一下：「唉？」隨後他向她解釋了。他是預備把這衣服拿去當：

料想可以當十元；可以維持十天乃至半月的生活。末了他把近來金貴銀賤的風潮波及於全國的事實講了一遍；他說明了整個的中國的痛苦，最大部分是受了帝國主義地壓迫。然而在姨方面，聽着這話，似乎還有些不相信的樣子，所以逼得他丟開了書店的問題，另外舉例說：

「每個洋車夫，因為自己出不起六七十元買一部車子來拉，所以天天拉的車是租來的。在上海，這租車與人的便是外國人；從前每天要收十二角小洋，洋車夫是每兩人拉一部車子，每人每半天要出六角；而拉得的錢有多少呢？有時十角，有時八角；最好的時候可以到十五角。你想，一部

車子統共值六十元或一百元；而每日的租金收到一元；天底下有這樣大的利息麼？但是這還說的過去的話。近來因爲金價漲了，帝國主義者趁此機會來剝削最可憐的洋車夫。口稱金價漲了的原故，每天的車租要加到十八角。各車夫全起反對，說不定會釀起罷工的風潮呢！……」志濱滔滔不絕的說。

「那麼，洋車夫爲甚麼不存錢來自己買車子拉呢！……」

——所以你還是學生，而且是女學生！這社會的情況，你們真是完全不知道！洋車夫那能存起這筆款子來呢？每天剩下的兩角或者好一點六角錢，連一家吃飯也不够呢！但每天平均數最低的生活也到了六角；而洋車夫六角錢要維持一家，多的七八人？少的也有兩三個。……你想，怎樣能存錢買車呢？……自然也有千分之一的人車夫買了車的，所謂包月車夫，有時自己就有車……」

他本想討論下去的，但看她聽得似乎有些乏味，所以停止了。她坐在亭子間裏只是流汗，一面拿起一把破扇搖着，一面說：

「到底怎麼辦呢？」

——總得先想法吃了飯再說。你等我去把你這件旗袍當了如何？

——隨便你。「她有些不願意的意思。但他並不顧三七二十一，他用破報紙包了這衣服下樓了。

房主人對於陸先生，到底還有些相當的尊敬。因為陸先生雖然窮，一則不是壞人，再則還有一個如此漂亮的女郎隨時來看他，也就難得之至。所以一看見他，二房東婆總是說話的；她這次又問道：

「陸先生吃過飯沒有？」

陸先生正是不會吃過飯，想預備當了衣服才同愛人去吃平民俄國菜呢！這話聽來是多難受啊，雖然話的本身未必便合了壞意。管他的，達觀

點！

幾會光顧的當舖到了。他一進門，傲然地把絲絨旗袍向那高櫃上一拋。

「先生，女著的？」伙計問，

「是，怎樣？」他說。

「我們是不當女著的衣服。」

——爲甚麼？

——因爲你比方不來取，女著的衣服是賣不出的。

——那麼，當少一點錢如何？

——不行！說完伙計似乎生了氣；而且也掉了身去接受別樁生意了。

一個近視眼的，比自己還矮的，病得來快的中年婦人，手中拿了一件半新的白布短袴，自然是男著的衣服；也同樣拋上高櫃台。伙計再三把這短衣

看了一遍；看見毫無破綻以後，說：

『想當幾何銅鈔？』

——五百粒行麼？

——不行！

——幾何銅鈔呀？中年婦人戰兢兢地問。

——一百粒！

——哦！兩百粒罷！

——一百二十粒，再多也不行了。

——好罷，好罷，沒有辦法。中年婦人失望的說。

志濱看見伙計去寫了當票，看見中年婦人接受了那十二枚銅子心裏滿想去問問這女人，到底何以會只差十二個銅子也當東西。然而他不敢；他想起十二個銅子也能買四個燒餅，四個燒餅也能過一天；這女人也許兩天

沒有飯吃了，正是要這錢呢；這錢就是她的生命！

他回了亭子間，想起自己還有一件嗶嘰衣服，本是預備來對付這個夏天的；無法，只得還靠了牠，果然當了兩元；結果向他不能忍耐的愛人說：

「好罷！還去吃平民俄國菜。」

——我的問題怎樣解決呢？

——管他的！有一頓算一頓。吃完我同你到吳淞的鄉間去，晚一點再回學校，也許那些債主便不見你了。

「雲子：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好呀！在吳淞的江邊看月亮，真是一件快事！

——你真達觀！看看明天就沒有飯吃了！你還要達觀！

——要明天有飯吃。我也許不會達觀了。

——爲甚麼？

——因爲我自己有飯吃，我也就想到別人沒有飯吃，所以難過。到了我自己也沒有飯吃的時候。我的良心上無責任可負，所以達觀了。所以我要同你享受這月亮。窮人是享受任何幸福也是應當的，作出任何惡事來也是可以原諒的。

——我不給你談這些問題。我很奇怪你；你爲甚麼不找事作？

——找甚麼事？

——教員位置不可以麼？

——可以？

——那麼，爲甚麼不找呢？

——雪子妹妹！你還是只知道念書，講法郎士生於1858年四月，死於

1895年十月，你不知道社會壓迫人的力量！你問我說，爲甚麼不找事作，

全靠賣文爲業是不行的！這等於醫生問得了貧血病的工人說：「你爲甚麼不多吃肉？」他有肉吃何至於來拉韋得貧血病。我找得着教員位置何至於來賣文受氣！現在的教育界，全給那般死氣沉沉的老東西輩把持了，我們那擠得進去！

——那麼，找小官來作，你不是在政治上有許多朋友麼？

——小官作？

——你看，你又不屑了；你不可過於唱高調，……

——你誤會了我。我從前的確是唱高調，但到了沒有飯吃是一切都屈服了。爲了吃飯，小官作作也可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作作也可以，我說過，窮人作任何事也可以原諒的。只是何處來的這機會呢？我們只有機會看這吳淞的月亮！看罷，我的妹妹！」

——他們不說了。彼此真爲了這美的引誘，忘懷了時期，忘懷了一切憂愁

與不幸。眼前的只是一片銀色的月亮，照臨江水；江水被風吹起的波浪，迎着這月光，成了一種不可思議的美。她是不曾意識到時間已經很晚了；他雖然意識到，但也並不知道這時間的晚，到底到了如何的程度。所以他們大家如作着夢一樣地談着；談到最後的遊人也歸去了的時候。

「我們沿着這江邊走一走罷！」他提議說。

她同意了。他們沿着江邊走了很久，忽然看見一條小溝，溝的兩旁有映着月的楊柳，美極了的樣子被風吹動着。她是好奇的，她想沿着這楊柳岸走去，他自然是不成問題地帶了她去。可惜行不遠，溝也完了，楊柳也完了。眼前是一片蘆葦，蘆葦深處似乎有人行動的光景，呀！這是甚麼呢？她怕了他安心地說，這也許是夜不宿的蝙蝠之類的小動物；至多也無非是一條野狗或其他的東西。

不，果然是人，而且大叫呢；

『站着，再走一步看槍！』

她嚇得昏了，一下抱着他，一看也不敢看。

『你是甚麼人？』那聲音越來越近地說了。結末是從蘆葦中出來了幾條好漢。一下把他和她捉着兩隻手槍對準他們的頭顱，把他們生拉活扯的弄進了蘆葦深處。裏面原來並不是蘆葦，而是三批小茅草房；還是北方式的土牆。裏面點了幾乎不可見的燈光。

有一條好漢進去了一下，迎面又出來了兩條好漢。他們開口就說：

『捉到了？搜他們身上有沒有手槍。』

搜了一陣，沒有。

『拿去打靶了就是！第一條好漢又說了。』

『甚麼；打靶？你們無非是想我的錢，那麼我把我的錢都給你們就是；用不着打死我！』志滾神志清醒過來，明白這些人全是土匪，所以如此

說了。

「誰要你的狗臭錢！你這狗東西，你給外國人當走狗你想來偵探我們；你曉得我們這天天在偵探你呢！今天落到我們的手，有何話說？老張，弄去打鞭！」

——這女人呢？

——也一起幹了她！她還不是女偵探！

其實這位女偵探早嚇得魂不附體了；她只是無意識地哭；整個地歇斯特利症完全發作了，志濱看見他們誤會了自己是巡捕房派來的偵探，也有些不能自主地申辯說：

「我們是一對遊玩的人，我同她是夫妻。我們並不是偵探。你看我們並沒有槍！」

——是的，沒有槍。近來的偵探慣這裝遊人的方法，來偵探我們的地

方！你是遊人？現在已經一點鐘了，你曉得麼？你住甚麼地方！你們爲甚麼不回家……」

志濱笑了。他說：

「總之，我在你們的手裏；要槍斃我好不容易所以請你們饒我自己把一切話都說說，先把我的妻子弄醒過來；（她嚇壞了。）我說得你們滿意呢，請放了我：不滿意呢，槍斃了我。」

幾個弟兄有些感動了。志濱乘此機會就說明他姓陸他是廣東人，他住在上海已經十幾年了，平常便靠賣文字生活，他的父母兄弟都沒有了，是一個可憐的孤人。這位嚇得沒了命的女郎，實在還不會同他結婚而是他的好朋友。隨後把他們兩人如何認識，如何成了一對絕不相棄的朋友，她的家庭因了這事斷絕了她的經濟來源；所以他們近來的生活很苦。至於生活的苦况，志濱更用了寫小說的調子，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今天之所以兩

人這樣夜深還不想回去的原因，一方面自然是貪戀這吳淞的風景，一方面也是爲想躲債的原故……這些土匪弟兄們看見他說話如此流暢，也一個個都聽入了神，而掉轉心思來尊敬這位讀書君子。大哥並且命令弟兄們不必再捉着他，請他們到草屋中坐下。

他們進的是正中一批草房。正中有一張桃園結義的畫像。有一張桌子，七八個凳子；不倫不類地左旁安了一條軍用帆布床。床上的被蓋草蓆也都是髒而且破的樣子，想見他們的生活也未必舒適。

志濱把雪子放在床上躺了一躺，她似乎有些平靜了。

「這都是好朋友，你靜靜地躺一躺罷！志濱向她說，她點了一點頭，仍然有些夢遊病者的態度。」

「陸先生，聽你說的話，你似乎的確不是偵探的樣子；我們可以放你回去，只是你不要洩漏我們的秘密。」

——不行，不洩漏是不行的，非洩漏不可！

——那麼，你是偵探了；還是槍斃了你！

志濱看見說話者生了氣，他於是笑了。隨後才向他們解釋說，說他是一個小說家，說他要洩漏他們的秘密並不是向官府告發，而是向全社會宣佈，說這社會上一切死罪者，也並不是甘願，都是社會被迫使他們如此，末了他更說明尤其是中國的地方，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這次金貴銀賤的風潮一鬧起來，甚麼人都沒有飯吃了。他並把新世界書局的倒閉事作了舉例，而說明自己便是確實受影響的一人。

「哦，你就是陸志濱先生麼？我是一個印刷局的工人，我排過你很有好幾本書的稿子。原來就是你：朋友們，這位陸先生的書作得很好，他的確不是偵探，我可以担保。」

——你還是排字工人？

——我們好幾位都是排字工人。我們明白向你說罷，我們都是民權印務局的排字工人們。我們因為罷工完全失敗；家裏的兒呀，女呀，老婆呀，等着要飯吃，實在沒有辦法，所以來幹這事情了。我們這裏的弟兄一共十幾位，只有兩三個老門子，手槍也是他們借我的。我們也怕是死，但餓死也不是辦法呀！

——我說過，我要把你們的祕密洩漏給社會，就是說想把你們爲甚麼來作土匪的原因完全寫成小說，叫社會上的人讀了我的小說便給你們同情，希望你們不要怕我。把實情實話告訴我們，我便一一地照你們的話寫在小說裏面去……

——那麼，別人讀了你的小說豈不照了你的姓名地方來捕我們麼？

——哈哈！我那裏會把真姓名真地方說出來呢？比方說你們這裏是吳淞，我便說是龍華，比方你姓劉，我便說你姓胡，姓馬，這不很明白麼？

哈哈！

——哦！

——那麼，我來告訴陸先生。我是一個拉洋車的，我名叫張福善。我就是龍華人。我的氣力不算大，也不算小。我每天在法租界拉車。我同這位老劉，兩人共同租一部車子。一天租車錢是九角；每人出四角半；有時他拉上半年，有時我拉上半年生意好的時候，可以拉到十五個角子；不好呢。只够租錢，算是白拉了一天車。……我的家裏有四個女兒，一個兒子，有一個老婆，都給人作娘姨去了，每個月可以拿五六元回來。還有一個老母親，天天留在家裏看我那幾個小孩子。你想這一家許多人，一天平常弄五角六角回家，怎麼够用，大人餓還不要緊，小孩子餓起來真可憐，天氣又熱，前一個月小孩子都病了，那有甚麼辦法，看見死了一個，可憐一付藥也沒有吃過！要說到冬天，那才可憐呢！小孩子凍得來不敢出門，大

家穿一件破衣服擠在床上，想起來和狗兒子差不多。火也沒有錢生，兩碗稀飯就過一天。我自己呢？有時拉午班車，到了晚上十二點鐘才交班；交班後；天可憐見着我呀；十五里地，我要從上海走回龍華；夜裏廂又冷，風吹來真是耍命過！賣傘老兒手遮蔭，拉車人沒有車坐；這世界成何世界！」他突然停止了，大大地想哭的樣子。

「唉！你爲甚麼來幹這生意的話你還沒有說出來呢？」

志濱問。

「哦，我忘了。我不是說我們拉的車子都是租來的麼？這租車給我們的全是外國人；從前每天的車租，已經貴得要命，現在他們說甚麼金子貴了，每天要增加四角洋鈔。我不知道這是甚麼原故，爲甚麼金價貴了，洋車租價也會貴起來。可是我們拉車的就不能加人的價錢。一趟車要加了半角洋是誰也不肯坐你的了。這樣，我們一班車要多出兩角，我們就拉不下來

了。先生，在你們也許兩個洋是算不得甚麼罷？可是在我們多出兩個洋等子多出半條命了！現在天氣又熱，坐車的人又少了；我們一天拉不出租錢來的時候很多。後來，從法租界到華界又開了一部公共汽車，我們的生意更落下來，完全沒有辦法了。我向你說過我一家有六口人丁要問我要飯吃；車拉不出錢來，真叫我甚麼事也肯幹了。有一天，他們兩位（他指着屋角上的一個麻子一個對眼說。）來約我，他們本是我從前認得的；叫我參加工會，反對公共汽車；我去了。那裏有工會呢？四五個人，都有手槍；說是要我同去打公共汽車；我想打一打這汽車也是好洩我心頭恨，我去了。……

「我們一同去，在一條人少的路上，晚間，我們跳上了一部公共汽車，老李便用手槍把開車的賣票的都看着。大家原來不是來打汽車，他們是來搶人的；他們也叫我幹，我不曉得爲甚麼，也高興幹了。我們一共搶到

了幾百塊大洋。我們跑了。後面不曉得爲甚麼這樣快，巡捕追了來了。他們把我們的伙計捉了兩個去，現在還不知是死是活呢！我們中國人落在外國人的手裏，還有甚麼話說！我自己呢，也帶了傷；還好，我分到二十多塊錢，我的老母兒女都有飯吃了，所以我現在決計幹這玩意兒；死也便死在牠的身上！」

他完全停止了！用一條很黃的手巾，揩了一揩額上的汗；雖然他的口才還算不錯，然而說一段長話到底吃力了。志濱誇獎他說：

「你說的很好了。我如果能够把你說的話照樣寫出來，別人總會感動的。貴族，資本公司，帝國主義，他們如果萬一能讀到我的小說，知道這社會上還有如此窮困的人，他們也該當覺悟了。」

——我們這種強盜的生易，不是不好麼？

——好的。我說過，一個人到了沒有飯吃的時候，作甚麼事都是可以

原諒的。目前中國人，除了少數的特殊階級以外，整個的是受了外國人帝國主義的壓迫，所以在五年之內，說不定弄到大家都沒有飯吃，我也是沒有飯吃的一個呢！現在我們只有兩條出路：一條是給你們一樣去搶人，但這終于不是正當的辦法。所以最好是第二條路，打倒帝國主義。」……

志濱越往前說。看見他們了解的程度越低；所以他不說了；他只問道：

「你們誰還肯來說。把你們的事都如剛才張先生一樣告訴我。」

半天沒有人說。結果還是那位麻子說了一句：

「我同他的事都和老張差不多；從前也還不是拉車的……」

最後，因為志濱追問了許久，也有幾個出來說明他們的生活情態的。但都因為不及剛才老張說得好；所以概念很不清楚。大致的意味不外因為窮得沒有辦法，才來作這生意。其間有幾個原是印刷局工人，有兩個是紗

廠工人；有三四是無父，無母，無家室，無親戚，無朋友，無有飯吃的上海的小別三。最初他們還是小偷，隨後便大偷，隨後因為由巡捕處買到了手槍，所以他們搶劫了。志濱很不了解，爲甚麼巡捕會賣手槍給土匪；巡捕不是租界中保護人民的麼？他們反賣手槍給土匪，這話從何說起啊！

『那有甚麼奇怪呢？他們拿着土匪，可以報功得賞；他們把我們手槍收去便又拿來賣給我們，這還不是錢麼？人爲財死！他們拿土匪的目的，難道真是爲租界裏的居民麼？他們暗暗讓小別三去作土匪，他們又明明白白地去拿他們。我們是養豬來殺，巡捕是養土匪來殺，一樣的。』

志濱在理論上知道帝國主義的可恨，這是不用說；但不知還這許多黑暗的行爲啊！許多人以為住在租界便是安穩；看啦，巡捕還賣手槍與土匪呢！

志濱因爲同他們說得很有趣味，竟然忘去了躺在行軍床上他的愛人。

他等那些人都說完以後，他一面把中國的社會情態，把他自己所遭遇的種種不幸，用了純粹文學者的口氣，再比剛才細細地向他們說了一番。他們沒有一個不感動的。爲了同情他，爲了酬勞他，他們贈了他十元，使他不致于馬上沒有飯吃。他並不客氣，接受了她錢，他把雪子叫醒；他辭別了衆位弟兄；他扶着仍然含了恐怖心情的她走出蘆葦以後，東方是快發白了。

他把昨夜的經過，完完全全地告訴了雪子，雪子這才如夢初醒。可是立刻非常銳敏地批評志濱說：

「你怎麼會受他們的錢呢？我們雖窮，難道還須要土匪來幫助我們麼？」

——雪妹，我說你始終不了解我；土匪？爲了不甘餓死而用自己的力量去得錢來，這是光明；稍有剩餘使用以救濟別人，這是正大；因爲同情

我的不幸而贈送我，這是情感，信任我不會是壞人，這是天真。這樣的錢我爲甚麼不受呢？

——總之，你有些鼓勵土匪的嫌疑。

不，我並不鼓勵他們。但在這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原諒他們。整個的中國，如果能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中掙扎出來，民生問題就有了解決，那時你要人去作土匪，誰也不肯呢！以爲土匪生活是一種好生活麼？比我們還苦呢！生命的恐怖……」

志濱正要說下去的時候，眼見東方發了紅色了。在一顆很美的映在水邊的老楊柳樹底下，却非常殺風景地躺臥着一個白髮老頭子。遠看似乎是死人；近看並不會死；而且還向志濱們要錢呢。

「老爺，太太，救我一命，我這老命不得了呀！無兒無女的孤人，老爺太太……」

志濱看見這老頭兒著實可憐，於是走上前去拉着他的手一面狠命地搖着，一面說：

「朋友，我們大家都是餓飯的人！我剛才得到十元，分一半給你用罷！」

說完，他果然分了一張五元的鈔票給這位老頭子，並且恐怕他一向沒有見過鈔票，還告訴了他的使用法。然後走了。

離開老楊柳樹行不多遠，太陽出了一線了。又不遠，似乎有幾個趕早的行人，在那裏區區地說話，眼見着這些人越來越近，近到與志濱他們側身而過的時候，幾個人全拿出手槍來，一下把他們倆捉着，而且說：

「到捕房去！」

——你們是甚麼人？

——我們是總捕房派來的便衣巡捕！」

果然是便衣巡捕，近看，便可以看見他們的裏面藏着的職服；其間只有一個道地帝國主義者外，其餘都是帝國主義者的走狗中國人。雪子今天因爲有經驗，恐怕的程度不及昨夜，于是她問道：

「爲甚麼要來捕我們呢？」

——這問爲甚麼？我們已經在這裏偵探兩天了。爲甚麼，你們自己明白！

——真不明白！請告訴我們！

——你們是反對帝國主義同盟會的暗殺團麼？你們以爲藏在吳淞，我們就不知道麼？

——我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不錯至死也要反對，但我却不是同盟會的會員，也不是暗殺團的團員，不過，我請問你們這些狗東西，有沒有心肝！帝國主義已經壓迫我們的同胞到這步程度，你們爲甚麼還替他來殺你同

胞。你們爲了一月四十元便把良心喪盡麼？

——誰給你講這些！你已經承認你是反帝國主義；好！走！到捕房去！……

(完)

時裝競賽會

不消說，這時候我是剛從巴黎回來，又在故鄉的省會作着政治的生活，在經濟方面自然有着寬裕的地步，在時間方面，也還覺得並不怎樣匆忙。因此，我同我的愛人，時常有充分見面的機會；或者在她家裏，或者在我家裏。

然而正因爲這見面太久，太多，彼此常常尋不出甚麼消遣的事來作，雖然彼此也未必是對於愛的乏味；不過這無法消遣那如年的長日，確是事實確是無可諱言的事實。

有一天，我對她說了：

我們來找找事情消遣罷，和妹；

——但是找甚麼事呢？

——還來同我下圍棋如何呢？

——我總是下不過你，所以也不想下了。

在戀愛的過程中找不着事情作，恐怕說起來比完全沒有戀愛還要更其容易感到生活的單調罷。我坐了好久，我在我的書房中走了好幾個圈子。她看的小說也從書架上取出來看過，她學校的講義也翻過，她的鋼筆也拿在手上過，完了，整個的屋子已被我翻遍以後，那無事可作的情態，仍然是無事可作。到最後，我才想起說：

「讓我來替你盪盪頭髮如何？」

——「趁早別說這個罷？前回不是把我的頭盪痛了麼？」

這是實話。雖然我自己並不見得便是一個笨人，但說也奇怪，對於盪頭髮這件事，也總是學不會。想到自己曾經去過巴黎，對於時髦女子也見過不少，但這一點不會，真叫我非常慚愧。不過我生平是不輸志氣的，正

因這，我才如此說：

「盪痛了頭是一件事，盪得好不好又是一件事！」

——好？哈，哈！够了！如果真的盪得好，我的頭痛了也不要緊。

——試試看！『我萬分沒有把握地提起勇氣說』

『子有美錦，不使人學織焉；子有頭髮不使人試盪焉。』她更其輕視我的說了。說完她又笑起來。

『總之試試看！』

——盪壞了輸甚麼？

——從此以後，再不敢在你名下誇口說我會盪頭髮。

——好吧！

說完，她果然去取出她盪頭髮的一切東西，認了真的要試試我的手段。實在說我的手段又何用可試？盪得不好，是早已試過的；這一點她也未

嘗不知道；不過，實在是苦悶的光陰難以消遣，借此來對付對付罷了。

『好，今天我就破了犧牲我的頭髮，我就沒有主意，看你自己給我盪成甚麼樣子。』她這樣說。

這真使我爲難了。我以為無執剪，她自己來出樣式：殊不知她這樣難！我自然不好承認說我不會，我只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地開始工作了；小陸，這的確是巴黎最新的式樣。以下我再加上一點東西，就完全了。這叫作「飛燕捲浪」式，在巴黎，在一九二八的巴黎，算是最時髦了。我不是才回來麼？我臨行時，這式樣還正流行呢！

『唉唉！……』她在我盪了幾剪以後，乾嘶嘶地叫了。我以為一定又是盪痛了她的那一塊頭皮，我神經過敏地安慰她說：

『啊，親愛的，忍耐一會兒，我替你吹吹。』我說完，真如哄小孩子一樣吹着她蓬鬆然而無秩序的頭髮；普通這樣便是表示使痛處變爲不痛的意

思。

『誰要你吹？你看，你給我盪成甚麼樣子了！』這一下我才明白她叫的意思。原來，由於我笨拙的手腕，我把她的頭髮正中頂的數百根盪成了一個大圈，如鶴立雞羣地般立在各頭髮的正中；想起來真是怪難看極了。然而我能這樣承認麼？在愛人面前！我於是胡說八道地說道：

『不要鬧，包你好，我給你盪的是巴黎最新式樣呢！』

——巴黎最新式樣？他有些懷疑而又有些受了催眠的樣子。

『可不是麼？』我騎虎不能下背地往前說了。

『就是這樣？』他再追問一句。

『自然還有……』我說後才想辦法。辦法當然是很艱難的；巴黎根本就沒有這式樣。雖然在兩耳的旁邊，有人也把頭髮盪成一圈過，然而那地方是稱爲『髮角』，圈，自然是可以的。我現在所盪的是正中的一圈；我盪錯

了！

將錯就錯罷！

「小陸，這的確是巴黎最新式樣。以下我再加上一點東西，就完全了。這叫作「飛燕捲浪」式，在巴黎，在一九二八的巴黎，算是時髦了。我不是才回來的麼？我臨行時這式樣還正流行呢！」

我說話時那種堅信而又自然的態度，使得她不能不想信了。然而在表面上，她總是表示不信任我的樣子，而內心裏却是專意等着我把那最後一點「東西」盪完。我並非不知道他的用意；論講勾心鬪角說起來，我本可以停剪不盪，他一定還會來求我。然而男子却以裝愚來故意墮入女人的奸計爲快樂，因此我也就樂得再用他的頭髮作我詭語的試驗品。我從他正頂中的一個圓圈盪起，繼續盪盪了一個較小的圈，一直漸漸地小下去小到了額部，一共有五個圈。我說：

「看哪，這就是「飛燕捲浪」式！」

——巴黎女人都盪這樣的頭麼？

——自然是一部分，因為如果要全體都盪這樣的頭，這頭還能夠時髦麼？在中國，我敢保險你是第一個！

上海沒有人先摹倣麼？

——上海全是學美國，巴黎的最好式樣，她們反不放在眼底！這是上海的一大錯誤！所以你要我們這樣的省會，再能取用這樣的頭，更能駕上海而上之了。

我的她沒有甚麼話說，伴着他奇怪的「飛燕捲浪」同我去看電影。路上，我心裏好過意不去；欺騙了他；然而在他，似乎還很得意的樣子。

過了大致還不到一個多月，我偶然在新修的馬路上走的時候，時而總要見着三兩個女子，盪着我那新發明的「飛燕捲浪」在街上擺來擺去。最初

我以為這幾個女士一定是我愛人小陸的朋友，所以才肯輕易來嘗試我那由謊語而創出來的式樣。不料下細一看，都不是的。馬路上算起來，盪這樣頭的女士，已經不可計數了。

回到我住宿的房子時候，我想：這事情也值得怎樣的驚訝。這不是很明白麼？我的愛人小陸現在已回了學校，最初她想是向人誇講她的新樣式的頭；（這裏我要附加說明的是，自從我那次撒謊以後，我的的小陸，盪的頭一直是一飛燕捲浪式。）于是她的朋友先摹倣她的朋友，這樣來，自然是不可能的，甚至于人人都盪同樣的頭。不過，最可笑的是這頭是我的一句謊話，大家居然相信他是巴黎式啊！

這天恰巧，我的她陸和妹又來找我，我于是在溫存了她的辛苦以後，說：

你看，我給你盪的頭髮如何？這還不到兩月，全城都遍了！你的宣傳

力量真不錯！

宣傳？誰宣傳！真是倒霉！爲了你給我盪的這巴黎式，真是麻煩死了。剛一進學校的時候，我不盪頭髮則已，一盪總是十幾個人圍攏來，都想摩做我的樣式。我氣不過，後來甚至于半夜盪頭髮，一天晚上把手也燒了。然而你以爲這樣就可以免去一切麻煩麼？那才不然！半夜也有人來看我。始而是偷偷摸摸，繼而是明明白白，終于是正式開口要我替他盪了。真把我氣死了；

「替他們盪盪有甚麼關係！

「沒關係？費去時間和精力還不說，結果還得受人罵？

「怎麼呢？

「你到法國去了這多年才回來，你真不知道我們這省城的風俗變成甚麼樣子！所有的女子，尤其是我們都華大學的女同學，差不多天天想學時

髦。說聲上海的樣式到了，第二天便全城摹做起上海來。

說聲巴黎樣式麼？那便非常天摹做不可了。這一次我頭髮的式樣，本想守秘密的，不料說話不慎便露出了真情，所以大家拚死拚活的非摹做不可了。

『讓她們摹做摹做又算甚麼呢？』

『本來算不了甚麼。不過她們有一件最不滿人意的地方是：比如說她今天摹做了你，明天她作好了，反向別人說是你摹做她，不信，你以後遇到這盪飛燕倦浪頭的女子，你問一問她是誰先發明的，她一定要說是她了。說完她還會罵別人摹做她！』

——我不信你的話，你現在是怕我悶氣，所以故意說這話來安慰我。

——朋友的確不是如此。巴黎的確沒有這樣的樣式！

——你還要騙我！

——我騙你的時候，你到信以爲真，我把真話說出來以後，你到說是我在騙你了。

小陸是越說越生氣，似乎對於她的同學們，大有深惡而痛絕的樣子。我心裏想，這算甚麼呢？其實這式樣還是我一句謊語造成的呢！有甚麼可貴呢？然而虛榮充滿了內心的她，總是斷乎想不到這一點而達觀下去的。我想，還是把這謎弄破罷，我於是向她說：

實在告訴你，這式樣巴黎並沒有：是我一人隨便想出來的：把這話說出去，那簡直是一樁玩笑，我想信盪這樣頭髮的女士會慚愧無以自容！

——我不信你的話：你現在是怕我悶氣，所以故意說這話來安慰我。

——朋友，的確不是如此。巴黎的確沒有這樣的樣式！

你還要騙我！

我騙你的時候，你到信以爲真，我把真話說出來以後，你到說是我在騙你了！

——你不騙我？一個同學，她是剛從上海回來的：他說他上海理髮館裏就看見有這樣頭的式樣。巴黎一定是有的

——那麼，她何以不盪這樣式呢？

——她說她不喜歡，那時候。

——「那麼，現在呢？」

——現在她學我了。

——實在告訴你，小陸，巴黎真沒有這樣的盪頭法，那是我一時想出來的。你的到過上海的那位同學的說話，無非是虛榮心使她如此作假，實在，我敢大胆保險說，上海，無論是社會上，無論是在理髮師的模範本裏，這樣的頭髮是斷乎不會存在的。我講一個笑話給你聽。在俄國，從前大

家都以為能說法國話爲榮幸。有一次有一羣法國戲子到俄國去演戲。自然演法文戲。那些看客一個懂法文的也沒有。可是出了門，彼此都裝作看懂的樣子。「今天的戲還好麼？」

「很好。」大家如此虛假地對答着回家，其實個人心中都是看不懂那戲情的，只是大家都不敢承認出來。你的朋友說她在上海看見過這式樣，便是這俄國人看法國戲的心理！

——實在說，阿林，我最不喜歡你的，便是你總愛找理由來證實你的話是真的。當其你騙我的時候，你總不肯直接承認出來說是在騙我。你總要各方面去拉理由來證明你自己的話對。甚麼小說啦故事啦，神話啦，你都要他用來作你的理由的根據。剛才這一位俄國人看法國戲的事，不是小說上的材料麼？

——小說固然是小說，但他却能烘脫出人生的意味來，人生的確是如

此愛慕虛榮的，

——不要多說了罷，把問題越說越遠了。

真的，再要說是把問題說到遠的不近人情的程度了，連我自己也覺得那樣是十分乏味。不過要不說，我心中也總覺有無限的苦悶。自己說出一句假話，自己這樣開心見勝地想說明從前說的是假話都辦不到，這人類的誤會到底是怎樣的大啊！那麼，人類簡直可以說，沒有「我」的標準，只有「他」的標準了。他以為怎樣，你就讓他以為怎樣罷！他覺得我說的是假話，我便說我果然不說假話；他覺得我說的是真話，我便公然承認我說的是真話好了。這真假有甚麼標準呢？我一定同我愛人爭論這一點，我是未免太傻了？何況使得她不高興！

我正在這裏苦悶的時候，一個朋友忽然來了；這朋友算是解救了我。

我相信這時候如果不是他來，我同我的愛人說不定要說到生氣的地步。

這個朋友姓陳，號秋心，也是一個法國同學，比我回國早一隻船，不過比我回家鄉却還晚幾天；因為他在上海住得比我久一點。

我的愛人雖然自己直接不認識秋心，但從前我也曾經同她講到過這個朋友。見面後，他誇講小陸盪的頭髮。

『這是巴黎式樣呢！陳先生，是麼？』

這時候我非常希望秋心回答她說巴黎並沒有這式樣呢，然而秋心却不這樣回答：他只說：

『是的，巴黎正時髦着呢！我回國的時候！』

『如何？』我的愛人勝利似地望着我。我沒有話可說了。

坐了一陣，我們還談了許多別的問題；不過因為與這件事情無關，所以也不必多說了。

末了，差不多在點燈的時候，秋心才告辭回家，我送他出門；我把關

於這一次盪頭髮的經過略略向他說了，最後責備他說：

「你爲甚麼不回答她說巴黎並沒有這式樣呢？」

——朋友，你不知道女人的心理。她作着迷夢，你頂好不要呼醒她；他不覺悟的時候，最好你讓她不覺悟。她喜歡的東西，你便說好；她說她的頭髮是巴黎式，你最好說：這是巴黎最好的樣式呢！

——那麼，女人始終是蒙蔽的，

——要這樣她們才有幸福可言！

——不然呢？

——牠們失去了她們的夢。她們會痛苦死了。

送了朋友去了以後，我才有些明白了這女人的心理。

天氣是有些涼意了；早上起來，僅僅穿着那薄薄的日本式衣服是不足以禦寒了。雖然也有太陽從東方出來，但意思却是淡淡然，毫沒有熱烈的

表示。庭院中的梧桐，蕭蕭地落牠的黃葉；如果我是詩人，或者我會起秋
的詩意；然而我是俗人，我只有望着那梧桐落牠的黃葉；我一聲不響地望
着那梧桐落牠的黃葉。

在空空的心中，在毫不爲外物所誘的那一剎那，我們是感到平安而幸
福了；然而心真能空麼？真不爲外物所誘麼？一想到周圍的一切，一想到
庭院，一想到梧桐，一想到楊柳，一想到秋的海棠，一想到她，一想到人
類，我不禁淒然而下淚了。

于是，我不忍看那使我墮淚的景象，我又進去，進屋子去重新又躺在
床上了。不知怎麼，躺了不久，似夢非夢的，看見一個人影子進來。

「是誰」我問。

「是誰」明明是她的聲音。是她，是我的她，小陸和。

「小陸，你這樣早就來了？」

她並不回答我，一下輪在我的懷中就哭了。所有這些印象，似乎是非
常意外的；說不是夢，幾乎不能使人相信；說是夢我為甚麼各種官感都是
清楚的呢？我看着我的她的柔無捲浪式的頭髮，我摸着她的瘦弱的腰肢，
我嘗着她的嘴唇上的甜味，我甚至于嗅着她的脂粉的香氣。有這各種官感
證實的印象，即使是夢，這夢也太實在了罷！

「為甚麼哭呀？為要再加一層理證，實我不在作夢。我大聲地問了。

她總不說。我雖然頂不歡喜心理學這種科學，但是我也常常總愛聽朋
友談談這關於心理學上的問題。我也從這裏面知道每個女子都是神經過敏
的，小題大做的，一件極不關重要的事可以使她痛哭的。這在醫生就要誇
大其詞的說，說她們犯了所謂歇斯特利病；不過，在我想這是女性通常的
習慣罷了，無所謂病不病。

「你這樣哭，一定有甚麼大不了的事罷，你儘管說出來我替你解釋如

何？你快些說呀！」

她說了。如果一個人知道她說的是甚麼，這入一定會大笑而特笑的。原來她哭的非爲別事，還是爲她的「飛燕捲浪」式的頭。說是她有一個姓張的同學，這同學的大哥是最近最近才從巴黎回來；這位大哥說巴黎果然有這樣的樣式，不過人家並不着旗袍，而要穿一種飛燕捲浪式的西裝。「陸和穿着旗袍這那樣的頭，真是牛頭不對馬嘴！所謂東施效顰，適增其醜了。」這是張大哥及其妹罵她的，使她最難堪的話。

其實這位姓張的我並不認識，他說的當然是一片謊語。巴黎根本無飛燕捲浪式的頭，何來飛燕捲浪式的衣？但我爲要安慰我的她起見，我將計就計地說：

「這位姓張的是不是箇陽人？」我裝着有把握的樣子在這裏瞎猜；因爲法國的同學箇陽人不少的原故，我就夢他一夢。

『不是，說是百陽人呢。』說她。

『啊，是的，是的，我記錯了，酉陽與簡陽我常常弄不清楚。說到這
位姓張的，真該把人笑死。他敢談巴黎樣式！他在法國的時候，我們同學
都叫他作張土頭。他在巴黎，戲園也不敢遊。跳舞場也不敢去，見着女人
就臉紅，他還敢談論甚麼飛燕捲浪式！』

末了，我還故意造出許多奇醜的形容詞來，形容他的身材相貌，思想
言行。這樣，和妹算是不哭了。可是她說：

『你不用管張土頭他自己如何土，你且告訴我那飛燕捲浪式的衣服是
個甚麼樣子。』

——實在告訴你，飛燕捲浪四個字是我信口說出來的，巴黎那有甚麼
飛燕捲浪式的衣服！你只要從字面着想，『飛燕捲浪』四字法文裏頭有沒有
？實在……

——不用再說了！你前次不是說那飛燕捲浪式的頭是你自己創造的麼？何故你的同學都說巴黎果真有這樣的頭呢？那天是你親耳聽見的，該不是我說假話？現在你又說沒有這飛燕捲浪式的衣服了。我曉得你的心理，你是怕麻煩！……」

這使我非常爲難了。如果我再要辯論，事情一定會弄不出結果，前次頭髮的問題已經有先例了，而且，還有一事是使我施難於開口的，是和妹縫衣服的錢，大多數都是我供給的。如果我要不肯承認巴黎有飛燕捲浪式的時裝，她或者會懷疑我捨不得錢……這一來，我們的愛根本還會動搖。我只好說：

「飛燕捲浪式的衣服是有，只是我也記不大清楚了。」

——你看，你是多才盾啊！剛才不是還說沒有？現在說有了。有沒有是一件事，記不記得清楚又是一件事？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有，有！

——剛才爲甚麼說沒有？胡說，該打嘴？她笑了，她這一下才笑了！只要買得愛人笑，犧牲了甚麼也都可以罷！我看見她笑，我不失悔我剛才說謊話了。我于是再說一步說：

那衣服的式樣，我還有呢！只是一時不容易找着。剛才故意要你急，故意騙你的。

——故意騙我？你看結果到底誰騙着誰！

——不知是誰騙着誰！

——不用廢話！你快把那圖樣找出來。

——好。

說完，我故意翻了一下箱子，故意裝着失物找不着而着急的神情。過了好久，我才說：

『我恐怕是找不着了。』今天晚上我慢慢的想想看，也許放在別處去了。如果找不着呢，由我來把那樣畫出來如何？

我本來是怕他立刻就要，那我就窮于應付了；可是還好，她這次看我找東西着實找得太累，她讓步了；可是她讓步也有一定的限度，末了她還是說：

『我現在要回學校去了，圖樣我明天清早來取。』

四

在小陸去了以後的一點鐘，我都在房子中走來走去。素來不注意女人裝束的我，要叫我在這一夜之中想出一件衣服之新式樣來，這比中學生遇大考還要艱難些罷！然而說起來，又是愛人命令的工作，又是自己惹下的

大禍，這怨氣又怪誰來呢？

我只有搜索枯腸地想方法，我想起許多巴黎的景象來；植物園中的獅子，魯夫耳的油畫，地道車裏的廣告，我都想到了。我甚至可想到我們那抓了手的校長，近視眼的校長夫人，胖得來連骨頭都沒了的校長女兒。所有這些少年時代的經過全都想起，惟有巴黎女子到底穿些甚麼樣衣服的這一事，始終得不出清楚的印象。我想，我只要能想得起一件樣式的標準，或增或減，隨便給我的小陸畫一個圖，也未必不能對付；而將來作出來，也還不失為有「巴黎的」的意味。只是我那可憐的記憶力，始終不肯幫助我啊！

我於是用我的故技，找參考書來幫助我解決那困難的問題：因為我記得我手邊還有幾本關於研究法國近代畫的範本，那上面說不定有漂亮的女人呢。可是當其我把那範本翻開一看的時候，那裏面只有兩幅女人畫：一

幅是立方體的東西，一幅是象徵派的東西，前者的衣和身子簡直是一個整的幾何體；後者簡直是四五塊顏色成了女人。

我此外還翻了一些有插畫的書，連王爾德的沙樂美都也翻過了。沒有，沒有，沒有我所要的材料！

結果我只有臆造了。最初我是從那飛燕捲浪想起，一直想到以下的結果；這其間的經過是不用描寫的，因為描寫起來也太複雜了。我只說我所想的結果是：

一種水綠色的衣服，露胸，短袖，長呢過膝一二分，腰身是隨人的大小而定。下擺是取波浪的式樣一灣一灣的沿着下擺，還滾一些深綠色的亮光花邊；灣曲的式樣，一如下擺的式樣；在這亮光邊的上部，用黑絲繡三兩個小燕兒。這衣服最別緻的地方是在胸部環開了三兩排鈕扣，都是折形的；遠看似乎滿清女子所披的，「雲肩」差不多。袖口也

採取這波浪的曲折式。此外便毫無出奇的地方了。

我把圖樣畫好，說明也作好以後，差不多已經是夜深了。我實在疲倦得很。不過三年前，我在巴黎住的時候，還是一個最不會取媚于男子的男子，同學們差不多沒有一個不笑我的。想不到回了國來，我居然能爲我愛人畫新妝的樣本；人生的轉變，真是奇特到萬分呵！

我把前前後後的事情想了許久，覺得人類甚麼才能都是有的；甚麼說說的才能呀，創造的才能呀，沒有一個人沒有；問題是用與不用罷了。拉馬克的用進廢退的學說完全是對的。

我睡了。

第二天清早我非常早的便起了床；我以爲小陸一定會來拿衣服式樣的，不料她才沒有來。這事是使我非常詫異的。昨天才知如此熱心地非要我找出那巴黎式樣不可，而今天她偏不來取了。莫不是她大病了麼？想到

這一層，我心裏一陣急起來：但是我又不肯出門，我怕我出去了她來了反到不好。我只等着她，等到吃過午飯她還沒有來，我實在不能忍耐了，我在我桌子上留了一張條子，我就一逕跑到她的學校女生宿舍去了。女僕告訴我說：

『陸小姐！清早便出去了。』

我雖然對於她身體未病的消息稍爲放心了，但她出去而不到我住處的事，終於丟不開。她到底那裏去了呢？他有甚麼意外的事件發生呢？爲甚麼不先來同我商量呢？這種種問題，盤桓在我的心中，使我一路上非常難過。我回了我的住處，真不知道如何處置我的身子的好。我在窗口望，門口也望望，完全看不見她的影子。

天快要黑了的時候，我預備到她所不願意去的家去碰碰，看看她萬一有特別事回了家呢？我正要出門，她來了：累得連氣都喘不過來的樣子，

第一句便向我說：

，衣服樣子呢？

——你看你！你喝一杯茶再說罷！

——嗚呀。真把我累死了，跑了一整天！

——甚麼事呀？

——你還不曉得？虧了你讀了一輩子書，連報上的新聞也不曉得，你

今天沒有看報？

——看了的。

——那麼你爲甚麼不曉得？十月十日，雙十節那一天，在皇城游藝會場開一個時裝賽會。算起來隔今天只有五天了，我想要把那飛燕捲浪式的衣服作出來去預賽。清早我看見報我就跑去定裁縫。不料所有作時裝的裁縫都給人定了，連一天空也剩不出來。我跑了這一整天。差不多把全城都

跑完了，才找到一家，現在料子還沒有買。你快把樣子拿出來。我就要去，晚了恐怕來不及了。

——你稍稍坐一坐再說……而且，那張巴黎時妝的樣子昨天我沒有找着！

——沒有找着？唉？真的？

——但是我畫了一張……

——天啦，差不多我急死了！畫了一張也就好了：畫的呢？

——在這裏。我覺得，我實在告訴你說，這衣服如果作出來隨便，穿到還可以；是若預養，恐怕要落選！

——怎見得？

——一則是這裏的裁縫未必作得好；再則是這裏人未必能賞鑒此奇怪的服裝？

你不用管！你把樣子給我好了！

我把樣子給了她，我同時還略略地把作法向她解釋了一陣，她似乎很不能夠忍耐聽我的話的樣子，一逕去了。我看見她的頭髮在冷風中吹着；我忽然想起她今天恐怕還沒有吃飯呢。

最使我們詫異的是當前忽然又見着三件飛燕捲浪式的時裝，而樣子的大體是與我的圖案毫無差異的。只是還增加了一些小花樣，有一件彷彿在那浪頭的旁邊，綉了一小沙灘……小陸一見臉色都蒼白了。這事在我想，顯見得是她請裁縫不忠實，把樣賣給別人去了；然而我怕她將來去同她裁縫大鬧反為麻煩；我只好安慰她說：

「不知道是誰方從巴黎回來把這樣式傳了別人；但是，我說句不幸的話，這一次比賽的結果，這飛燕捲浪式全都要失敗的。」

五

時裝競賽會開會的這一天，因為是國慶日的原故，所以我的愛人，同我，同秋心，還有一位姓劉的朋友，我們有閒工夫到會場去觀覽一切。自然，在小陸方面是非去不可的，而在我方面，則不甚熱中，雖然她有一件所謂時裝，所謂巴黎的飛燕捲浪式的時裝，在會場中陳列預賽，但由我想來，那競賽的結果，我們一定是會失敗的。因為不但那衣服的式樣是由我一人所造不說，而且究竟爲了經濟不大充裕的原故，那材料到底不甚高明！但是這些意見，當着小陸總也不敢說出來；甚至在表情露出來，也是不敢的。

我們一起到了會場。果然，紅紅綠綠地陳列不少的時裝；真是五光十色，看也看不清楚！不細研究，實在有許多是費煞匠心的作品；有好幾件

衣服，我同秋心都佩服不置。我想：「那飛燕捲浪式麼，一定會落選的！」但，小陸則毫無此種意思。我一路看去，沒有一件她不罵的。「俗氣！平庸！太沒有藝術價值！」這樣的詞語，她簡直是掛在口頭上隨便胡說。

秋心正想說話，意思想說明巴黎根本沒有這樣式；但我只看了他一眼，他就明白而止口了。小陸稍稍平靜一些說了：

「這樣式一定第一的；只是現在又有同樣的幾件，我那一件，至多只能放第一中的丙等了。我是預備要佔第一甲等的！說時她確有把握的樣子。」

「好，能够放第一的丙等也就好了，古人說知足常樂……」

我的她是很不耐煩聽我的老生常談，我們彼此非常掃興地回了家。

過了幾天，那時裝競會的結果在報上宣佈了。我的愛人的那件所謂時，所謂巴黎的飛燕捲浪式居然名列第一丙等，完全不出小陸所料。

一切我都不奇怪：由一句謊語造成一件時裝的事我不奇怪；這樣怪物般的時裝居然能考第一的事，我也不奇怪。我最奇怪的是小陸預先就能斷定他的式樣會列第一丙等啊！對於衣著，要女人才了解社會的心理，這真是一句格言呀！

天不英雄畧氣我
文章知己友兼師

承芳

無彩的新月

1.

火車還有五哩要到Y車站的時候，任夫心裏躊躇起來了。給他決心的時間只有十五分鐘。下車嗎，還是直坐下去，只有這兩個辦法，但是，只這兩個辦法也令他進退維谷。他心中感覺很重大的矛盾。把眼睛向窗外轉去，外間還是單純的田園景緻，水田無限的展開着，間或在樹叢的圍屏中發見農民的家屋。收穫的時節到了，稻穗垂着黃金的頭緒。田中豎起婆婆的稻草人，招展在清風裏。賣藥及肥皂的廣告招牌向着火車的通路散漫地陳列着。火車復向小都會前進了。這些景色再不能阻礙他的內心的注意，問題依然糾纏在他的胸中。

民家漸次增加了，電線的柱桿也繁密了。火車依然向前走，田園的情緒亦漸次地稀薄起來。車輪反復着單調的旋律。

火車突進月台的時候，任夫完全包圍在喧囂的聲浪裏。跟着許多乘客的後面，他也混進向出口的人羣中去了。好容易混出了車站來時，他忽然翻悔了。他曉得這個訪問的結果是怎麼樣的。但是，他又不能決心即刻跑回車中去，若果要回去的時候總可以趕上的。一直待到火車的汽笛響了，火車漸漸走遠了，再沒有口實躊躇了，他轉乘了市街電車。

2.

Y市可以說是任夫的第二故鄉，雖然他的籍貫的故鄉在別的地方，離

此很遠的地方。他生在這裏，也長育在這裏。電車經過海傍時，那灰色的工廠的圍牆，揀絲女工的憂鬱的歌曲，也是他的感傷的喜悅。岸上的長凳，或是連着鐵鍊的白石柱，路上的街樹都是他的舊相知。尤以海上出入的輪船及帆船，都是慰藉他的寂寞的少年時代。怎樣地他的少年的孤影憧憬過帆船的遠逝及白雲的飛翔！一切都流逝了，剩下澹恬的痕跡。碼頭人夫及現代的普羅列塔利亞，却使今日的他感覺着同類的親密。他們那樣的健康的鬥爭的形姿和確實的步武，表示着現代的力量。

電車過了一哩之三分二隧道，前面又展開着樸素的田園情調，紅屋頂的洋房掩顯地雜在綠葉樹林的中間。任夫的懷舊心情敵不過先前蟠在心頭的問題。他想，他的姐姐和她的家人會怎樣待遇他呢？他是進過監獄的囚人，對於保着道德的舊意識的她們，他的存在簡直是一個惡人。她們一定悲哀她們自己是惡人的親戚，同時姐姐更感着悲傷了。她對於家庭的過去

的歷史和社會上所謂名望的地位，還是記憶得那樣的清楚，這樣的異端的弟弟當然是家族的污辱。她的宿命論當會愈加使她的心頭黑暗。大家族的豪華的金箔已經脫落殆盡了，不事生產的叔叔們不是淪落為流氓就是光棍，有些變成利己主義的小資產家只顧把自己的身傍裝個漂亮；然而，再料不到自己的肉親弟弟而且又是受着高等教育的弟弟，變成刑餘的人。她怎麼樣痛心呢，任夫可以理解的。

所以，他在火車上，還想着不去看她。但是，三個月的隔離了外間的監獄生活，使他的感情脆弱了。出獄的時刻遇了幾個同學中的同志，他不能自禁地抱着他們流起淚來。這當然是喜樂的眼淚，也是感傷的眼淚。他雖然悔恨自己這樣的感傷的行爲，那時的感情是不能自制的。他希望看他的姐姐，却不是純粹地出自這樣的感情，實在，他要曉得家中的老母和弟

弟們怎麼樣。入獄前，母親常常有信來訴苦，差不多要說出來他們要餓死了。他却置之不理，反爲愈加專心於一切的活動，務要使自己沒有寸刻的空閒去思索糾纏個人的事體。其實，這樣的工作態度簡直是自暴自棄的一種，這也是不得已的舉動。任夫並非沒有想過要回鄉去。因爲回鄉去，最少也可以弄到一個地位使家人溫飽。橫豎他自己的個人的幸福已經老早棄權了，甚至生存權也想過拋棄的。可是，他的悲哀却孕在他的新的光明裡，這不是矛盾麼？

卒業那一年，他正在搜集種種關於涉及家族制度的古文獻和西洋的參考書。一天到晚埋頭在抄錄的工作裏面。但是，卒業的幸福及未來的不安同時壓迫着他的心胸。要作一個學者非再有幾年工夫繼續研究下去不行，萬一交了好運（只是偶然的幸運）能够挾着皮包充一個教授去，薪水三百元打八折，天天要反復高深的學理。其實，三年間的忠實的學生生活却不會

給他一點光明。臨到卒業那一年他纔曉得自己還沒有有一點學問。教授他們雖然是高談闊論，然而，對着社會的現實簡直沒有一點知識。對於血濺肉搏的勞動運動，却以機械的抽象論，說明牠的現象。倫理的教授穿着純白的背心，純黑的禮服反復地唱着大我和小我或宇宙的調和。一切都是空虛的反響！懷疑的毒素却乘着空隙侵進來以猛烈的速度蔓延了。他不能不放棄卒業論文的計畫了，表面上因為他染了極度的神經衰弱。在這個時期，他完全染了一種厭人癖了。哦，生命的尊嚴，這是什麼話！他對於自己的自信也完全消失了。一切是自欺欺人，那裏有真正的意義。法律第一要裁判審判官。人類這個地球的醜態，要釀出一切罪惡的毒酒。他要以激烈的嘲笑，送給社會，這嘲笑也送回自己。自己的偉大的否定，促他跑到藥店裏買一種可以自殺的殺鼠藥。他回到自己的房間來拆開那殺鼠藥的紙盒，拿出戴藥的錫包，他以苦痛的微笑凝視這毒藥，人類啣。你殺鼠的心機

，不就是給我們以自殺的機會嗎？盒內還有一張說明書，他無意中翻出來看了。裏面的一節寫着，『鼠食毒藥後，在體內發生一種有毒作用，必到無人處死亡，成爲木乃衣；鼠類又有互食的習慣，故屍體不容易發見。』

——我也希望在沒有人跡的地方成爲一個木乃衣。他想到自己的死後的屍體要受平日自己討厭的憎惡的人們的處理，感覺極度的不愉快。他討厭死在都會的人叢裏面，他尤其討厭以自己的死耗供給報紙做材料。

他旅行去了，然而這不是永遠不回來的旅行。五天後他帶着微光在幽暗的心中，跑回來了。但是公寓的房間已經不是自己的了，七八年來搜集的書籍，現在已經陳列在舊書攤的書櫥中了。他是什麼都沒有的了，向來從各方面享受的尊敬和交情也沒有了，甚至相信他是『有爲的青年』的教授也打消了他的師生之誼。

他不是到死的旅途去，只是到自由的路上去，擺脫了許多舊社會的關係，他發見了新的立腳地。他是自由的了。

黃昏的時刻，他一個人徘徊在大學附近的街路上。環境——銀杏的路樹，弧形的街燈，幽暗裏的屋宇的輪廓，依然是從前一樣，可是，他另有一種的觀察，另有新的感覺。

在他心裏旋迴着的，是今後自己的行動——我應該怎樣呢？在路上，他遇到許多散步着的同學，最後他碰到同科的K。

——任夫，聽說你失蹤了，爲什麼還會徘徊在這裏？許多人在談你的事情，他們推測你自殺去了。

任夫不曉得怎樣回答他。

任夫和K本來有過互相尊敬的友誼，他們本來就夠成爲很好的朋友

，可是自從K在煩悶着向右嗎或是向左的時候，他們常常有了意見的衝突，後來K徹底的加入學校裏面的研究會去了，他很積極的很快樂的做他的工作，任夫對他這樣的行爲簡直不能理解，於是他們的衝突愈加劇烈了。

——任夫，我能够理解你。

他們很熱烈的握手。他們爲解決那天的晚飯問題，跑入一處廉價的平民食堂去了。任夫用低沈的聲音，告訴他最近的心理的變化。

——從來我的生活有了一個組織的系統，這個中心把我牢緊的定着。大學教授——學問的體系——社會的名譽——學問的尊嚴——這些接二連三的的繼續起來，那時我就這樣的滿足了。然而，真理不是真理的時候，我便破滅了。我陷入極度的懷疑裏面了。真理無非是各人爲自己利便起見的虛構。我這樣相信時，我再沒有能力敷衍下去，只有否定自己的存在，

只有消取自己的生存。於是，我到死的旅程去，過去的我很容易的死掉了，我現在是新生過來的。死的決心把我一切的過去都洗滌干淨了，連自殺的念頭也消滅了。因爲在那樣的環境之下，我值得自殺，可是當我九九還元到一無所有的潔白的身體來時，我已經是自由的我

——從前我和你爭論過的，以前我以爲只有有教養的人纔能够接近真理，可是我現在曉得，真理以拷碎的形式分散在民衆之間，他們在極度苦悶時，每一句話都能挑動聽者的心絃，這因爲他們的話是真理。我在旅途中偶然遇到一次農村的鬥爭。地主們說農民應該按照契約納貢。但是，農民們說，你們地主應該要知道每年的天時。是的，一方面是望着收租，他們不管天時好不好，收成好不好，只要收租，或許他們住在深宮似的地方，看不到農民的苦痛。他方面，農民的話，樸素的真理，只要有人出來說出內幕的巧妙，那就是真理。我們如果要求學問，應該從這些地方研究。

真理是民衆的，我想。

任夫的眼睛閃耀着火光。K以微笑傾聽他的話，他曉得任夫已經通過了否定，達到偉大的肯定來。

——好的，任夫，我們以後的工作是很忙的。以後任夫便和K一起分担他們艱苦的事業

3.

電車近終點的時候，車輛已經空了。任夫貪食地看着外面的景色，其實外間的影像不會投在他的網膜上來。他要曉得鄉中的老母和弟弟們究竟餓死了沒有。其實，這不會成爲事實的，家中不是還有多少田地麼？北方的民衆雖然每年有餓死的事情，這個現象不會發現於南方的他的家鄉吧。

他以此自慰。

——哦，媽媽，請你恕我的罪過。他心中細語着。

——先生，到終點了，請上車吧。剪票人對他說。他走過了應該下車的地點，只得徒步折回，路程也不上半英里。

在獄中，他常想過出獄時先要到他姐姐家裏，或者抱着她痛哭一場，消消自己的悶氣，因為他覺得世間還有自己的肉親的姐姐會愛他。可是，他到了他的姊姊的門前便躊躇了，一切的預感是不吉的。到這地來的動機已够使他心中感覺矛盾。這是感傷主義嚟！向來的鋼鐵的意志拋到什麼地方去了？姊姊的眼淚能够使他溶化的，爲什麼還要要求這樣的愛情呢？姐姐的愛情是利己的，只要他能够爲家族做些幸福，做點名譽，她便滿足。世間一般人的思想也變了，變成十足的物質的想法。那末，他所要求的愛

情，那是什麼東西？哦，還是不去看她好了。他把要按電鈴的手放下來，待要退回的時候，從後面聽得姐姐的喚聲了。

——弟弟，沒有人來開門嗎？爲什麼不進去？等了許久麼？他期待不吉的前兆，從她的面上，或她的聲音上發現出來了。在這個情形之下，他簡直不會講話了，過了片刻他纔想起要回復的話。

——姐姐，我覺得不進去妥當一點。因爲外邊比較自由，你能伴我到那邊散步去麼？我有話要問你的。

——進去也不要緊，如果你覺得外邊舒服，到那邊去也可以。我能够明白你的心事。她的面色比他蒼白，也沒有以前的快樂的表情了。她的眼睛依然是聰明的。

——姐姐，你沒有病嗎？你面色不是康健的樣子。他本來要問家中的事情，可是沒有勇氣，因爲從她的回答可以推想出來。

——我沒有病。你瘦得多了，以後保重一點吧。若是以前，她的話不會這樣簡單，後面必會增加許多話；就是說他的存在對於她和母親是怎樣的重要，她是她們的希望。但是，現在不說了。她的夢幻破了，這是一般人所感覺的最大的痛苦。任夫那裏再能忍耐下去，她的態度是那樣的冷淡？

——姐姐，我曉得家中一定有很大的變動，是不是呢？請你不要隱藏了。

——變動當然是很大的變動，我以爲你的事情太忙了，不如不告訴你。

她把鄉間的母親的事情由頭至尾用很冷靜的音調告訴了他。說母親死了，雖然不是餓死，也差不多是餓死。因爲老年的她生病在鄉間，既沒有名醫投方，也沒有滋養的食物他就死了。兩個弟弟都寄食在二哥家裏，她

爲他們着想當然是很苦的。她再沒有傍的話要和他商量，這一點令他覺得心中感着寂寞。母親死了，好像死了他人的母親一樣。人類對於社會所要盡的責任和對於家庭所要盡的責任是不相一致的麼？他心中只感覺無邊的黑暗，但不覺得悲哀。

——弟弟，你心中的苦痛，我想我可以明白。我們都是有知識的人，這就是我們的苦楚了。

他把凝視她的裙腳的眼睛，移到她的面上來，他發見她的雙眼湛着瑩瑩的眼淚。他又把眼睛移到空中去，發見了微茫的暮光中，掛着一彎無彩的新月。

夜行列車又是單調地唱着弛的旋律。他的心胸已把日間的憂鬱忘記了。
前頭有同志們的呼聲，要他再加努力奮鬥。

他心中盤算自己所負的使命和種種的具體的策略。個人的事體若要想
來不會盡的他想。

Silk Stockings

這並不是東風的惡作劇，但是，馬丹的絹絲襪第二次吹到他們的窗外的小露台上來了。

L用拇指和二指顛危危地拈起來，高高擎到頭腦的前面。三千度的近視眼鏡的厚水晶玻璃的裏面反映着神祕的研究的對象，比之非洲流行的黃熱病病原菌還要神祕地不可理解。L的面皮皺起對於探求真理的誠摯的苦思的皺紋，過了半刻這縱橫的皺紋舒展了，嚴肅的面孔閃耀着幸福的光輝。這是天文學者發見了新的星座，植物學者發見了新的植物種類的幸福和喜悅。L在人生上還發見了未經試驗證明出來的真理。

理科學生的胸膛內的沙漠園池，因這反復的嚴密的觀察，——說話是

陳舊的，但是依然是新穎的——好像發見了一泓湛湛清泉菲菲的綠草。

——喂，K，這是什麼東西？L的聲音帶着春光的韻律。他心裏怎樣地響奏着喜悅的音樂，可以測想的。

——這不是『長統絹絲襪』還是什麼？L要把他的幻想打破，故意不和他合夥去研究人生問題。

——咄，文學家不說文學的話，太不像文學家了。誰不知道這是牠的『種屬』的名稱——L老大的不喜歡。——這可以用文學上的『噁死木死？』(Isms)概括呢。

——科學家的文學論可以想得到的。水仙花的靈潔芬芳，是平凡的鼻粘膜的快感，感傷的女學生要退避三舍呢。L執拗地要他的幻想破滅。

——王八蛋，這不是文學所謂Romanticism麼？平時太嫌冷酷的M，畢

竟受不起騷蕩的春風的拂拭。他依舊熱烈起來，繼續着自己的獨白。

——絹絲襪這對象，用不着實證科學的研究方法去整理的，蠶結蠶繭，女工纏絲線，絲線的成分，絲線的強弱，一切都不過說明絹絲襪的性質。Romanticism 要求偉大的Imagination。沒有想像到豐滿的腳脛，比大理石還要整潔腳趾，不能理解絹絲襪的實體的存在。猶是神秘的輕綳和宗教的麻醉性一樣，給現代人以陶醉的慰藉，柔和他們的末梢神經的刺激的微動。

——喂，L，宗教史上有沒有Neo-Fetichism (新拜物教) 的名稱？

——哈，哈……。做了一大堆無聊的空想，Romanticism，還是送回馬丹去吧。L 從夢裏醒來，大踏步跑上三樓的馬丹的房裏去。

馬丹搬到這樣的地方來，聽說因為要轉地療養。她所患的病。並不是憂鬱病而是無聊症。每天只靠着留聲機和汽車消磨她的時間。雖然留聲機

是不停的轉，汽車走得那麼快，可是馬丹的時間依然是停滯的，依然是悠長的。

過一停，L跑下來了。

——喂，K，馬丹嬌羞地笑了，早上的風光一樣晴朗地笑了。我上落樓梯的Energy都在她的朱紅的嘴唇上面反應出來。這就是L所能獲得的滿足的配勞一切。

x
x
x
x

然而，畢竟不是春風的惡作劇麼？馬丹的絹絲襪第三次吹落到他們的小露台上。

對於他們的煙頭，煙灰，塵埃，爛書堆積的氳氳的統糝，這是太過美麗的光耀了。他們有點狼狽，尤其是理科學生的L他很忠實地煩悶起來了。

——L先生，給我帶回我的襪子。馬丹的晴朗的嬌聲由窗口跟着進來。

L不知你措地臉上表露着絕望的悲哀。

K — *Romantism* 對於我們是很壞的東西，這要比微生物的繁殖還要利害呢，一剎間我把病症感染了，你去處置那保持病菌的黑鼠去，順便給我消毒一下子，不過你先行預防注射好。王八蛋，我愛上了那個賤娼婦。

——L！那裏話，她是第一流的有教養又有空閑而又愛頑要的貴婦人，不是賤娼婦。

——沒有分別，一樣的。

K把柔軟而光澤的絹絲襪拾起來，抹拭闌干上黏積着的塵埃，然後跑上三樓的馬丹的房間去。

L簡直不明所以，瞪目看着K的行爲。

——謝謝你，K先生，這回輪到你了，這樣事情要屢次麻煩你們。討

厭麼？馬丹刁皮地微笑着。

——馬丹，那裏話，我們以前很喜歡做這個事情，現在也可以做的。而且，你的柔軟的，光澤的，芳香的，值得一切的美麗的形容詞來讚賞的絹絲襪，可惜缺少了現實的感性，所以我們很喜歡給她以質感的裝飾。

馬丹發見了絹絲襪上的新染的模樣，面孔黃起來了。

K 一溜煙地跑下樓來。

L！——馬丹的面孔黃了，黃昏一樣幽暗地。

——我們的Realism 得勝了。L 也很快樂地說。

畢竟不是東風的惡作劇，馬丹的絹絲襪不會作第四次的光臨了。

落霞

自從氣溫常常升到九十度的限外以後，亭子樓頂上的一只小小的見方的晒台便成爲合宅人晚飯後的競爭地。實在這狹隘的兩上兩下的市房的天井太小，而天井的牆又太高了，樓上的幾間房子不要想能吹着半絲風；樓上又因爲屋頂太薄，沒有氣窒的緣故，太陽的威熱直透到房裏。白天是無可設法的，祇好儘着他淌汗；但一到晚飯後，太陽沒了，涼風起了，家事完了，合宅的人便都想找一個清潔的風涼的地方乘乘涼，爽爽身體，好預備睡覺；合於這個條件的地方，全宅中祇有這一個晒台了。可是晒台祇小的一個，合宅的人却包括着不同姓的五家。俞家坐了，陳家便不好意思再擠上去；一則坐不下許多人，二則到底大家覺得不自在。所以誰家先上去，誰家便享福，餘下的四家祇得悶坐在自己的房裏拍拍的搖着大

葵扇。

享福的次數照例是我家最多，唯一的原因是我家的晚飯吃得最早，而我的吃飯又是最快。忍着熱，流着汗，匆匆的划乾了二碗開水泡冷飯，便掇了一只藤折椅向晒台上跑。水門汀地坪上的餘熱還在，太陽已墜在西天的霞彩之下，大半的浮雲轉變着形狀和顏色。涼風拂拂的吹去了一天的熱悶。

晒台是預備晒晾衣服用的，八尺見方的水門汀台上，四圍樹着晾衣服的架子。晒臺的東北兩側是兩座低而平緩的屋披，南側夾着一個天井向着鄰家的高牆，祇有西方是惟一的可以遠眺的方向。脚下近外是一帶平房，三條矮屋夾着兩個天井；稍遠處是向南開窗的一帶建房，建築得十分惡劣；更遠處是一幢洋風的大樓，洋樓更遠處，便是幾處屋尖和無盡的天邊了。

記得有一天，從午後忽然暴熱起來，坐在房裏時，恰如背後的壁上燃着煤爐一般，熱氣從背上滲入心裏，汗便從皮膚裏透到背上。用毛巾揩汗倒像是擠汗一般，越揩，流得越多，漸漸整滴的大珠從皮膚的高處直溜下來，溜得皮上發癢。真難當極了，刻刻的去瞻望時鐘刻刻的盼望着五點三刻的吃晚飯時間到來，並不是肚餓，是因為吃了晚飯便可以搶到晒台上去乘涼。

但五點未到，友人某君爲了一件要事來叫我出去了。汗流浹背的辦了要事回來，已經是六點又半。母親和妹妹坐在天井裏，晚飯已經擺好，就等我來同吃。我一見晚飯，我忽然想到：糟了，今天享不着涼廬了！

熬着熱喫畢晚飯，上樓看時，陳家的母女兄弟已經把晒台擠滿。我說不出的苦，天氣已熱，加之又跑了路，房裏是再也坐不住，打了幾個迴旋，終於拿了葵扇走到大門外面。

我家租的是新造的房子，門面會照道路的章程縮進了八尺。一段狹街中突然生出一塊空地，當然是十分奪目的。所以在平時，曾做了就近人家的小便處和垃圾場，但自交了夏令，因為衛生的緣故，小便處和垃圾場已搬到斜對過的粉牆基上，新空地又成爲納涼俱樂部了。

我走到門外的時候，小小的空地上已湊齊了角色。由左排起時，先是一桌酒仙，白木桌上三色酒菜擺成了不正三角形，荷葉包裏的豬大腸，紙包裏的油炸黃豆，高腳碗裏的臭鹹魚。三位酒仙向南開口的各佔了一面，北面靠壁坐的是歪嘴木匠，蹣起了毛脚；東西兩面矮子裁縫和阿和尚對坐着。歪嘴木匠酒已喝有五六分，抹着黃鬍子，醉薰薰的和我招呼。

酒仙桌過來是好幾排椅子，阿菊娘，新嫂嫂，夷生，黃家姆姆，還有其他幾位貴賓參次坐着，葵扇風裏輕送着家常的密語。

女賓座右便是兒童遊戲隊了，四五个小孩子聚在壁角裏拍一個小皮球

。他們拍得興高彩烈，似乎這火焰似的炎熱與他們不相干似的。拍的人聚精會神，旁立的也虎視眈眈的交互着兩手去搽抹額上的汗滴。

無所事的我，也忘了炎熱似的立在戶檻上有味的看着他們。

忽然，旁立中的一個，把頭轉向着我，說道：『你今天怎麼不到晒台上去拉胡琴呢？』

他說得十分自然懇切，因為纔拍過球，說的時候有些喘息，然而聲氣是十分清脆好聽的。

我出其不意的受了他的問，我不禁驚訝的把他看着，是十歲左右的男孩。面目長得十分清秀，五官完全端整而玲瓏，烏黑的眼珠和小巧的唇尖恰成爲適合的配偶，身材也顯得活潑，但是太瘦弱了；白紗的衫褲上，已補了兩處補釘，塗滿了汗漬和塵污。額上的汗不住的流着。

『你怎會曉得我會拉胡琴的呢？』我吃驚的帶呆的問他。

『我怎會曉得？你不是天天在晒台上拉胡琴，還唱歌的嗎？我天天洗了浴在天井裏乘涼時總歸看見你的。』小孩一副正經的面孔，像法官用證據質問犯人似的，認真的說。

『噢，你就是住在這房子後面的？』我想起了我在晒台上乘涼時，西鄰的天井裏常常也有許多小孩嬉戲着，可是一則我不注意，二則我的眼睛太近視，所以沒有看仔細他。然而我的蹩腳的琴音却引起了他的注意，引起了此刻的交談。

『是的：我就住在靠牆邊的一間裏。我媽說那邊的房價貴，所以只好租一間。程世金家租得多了，前面的屋一齊是他家的。——你的胡琴呢？你忘——』他沒會說完，另一個小孩拍他一下，告訴是輪着他拍了，他立刻停止了說話，跑去拾起了球，用心的拍起來。

我靜靜的看着他的活潑的手法，我想着他方纔津津有味的向我的說話

他是全沒會沾染過一點成人的習氣。他的天真還未曾被禮貌束縛，那種使成人們吃驚的率真的態度，在小孩世界裏是完全平常的啊。

他一會拍完了，又走到我身旁，十分相熟地說道：「你怎麼不拿胡琴出來拉呢？」

他的平淡的提議使我發了窘。我已不是小孩了，我已是知道禮貌懂得顧忌的成人了，要我立刻便拿胡琴到門口來拉，當着三位酒仙和許多女客面前拉，我實覺得是不可能。我窘了，我造了誑話騙他道：「我的胡琴今天壞了，所以我不能拉。」

「那麼修好了拿出來拉，好不好？」小孩完全真實的信了我。

「好的，好的，等我修好了一定抗給你聽。」我抱歉似的說着說。

其餘的小孩大概好奇，也聚到我身旁來了。

一個赤膊的小孩便問我說：「你的胡琴拿出來看看！」

「去修了，」我依然撒着謊。

「他的哥哥也有一把胡琴呢，是拉着唱戲的。」一個較大的小孩指着一個頭上生着兩個大癩的小孩說。

「我家哥哥有一把呢。還有洋琴，笛……」生癩的小孩驕傲的說。

「我也有一只洋琴呢！」赤膊的小孩搶着說，「不相信，我拿來你看。」赤膊的小孩對着生癩的小孩悻悻的說。

「我有一管笛，還有千里鏡。」較大的小孩說。

「我有一把洋刀。」……

這樣，從我的胡琴變爲他們的玩具競賽會了，刀，琴，紙人，鉛兵，一齊得意揚揚的顯露出來了，但是那最初和我講話的白衣小孩現在反默默的一聲也不出。

「他是一樣也沒有的，他太窮了，他媽是替人家洗衣服的。」生癩的小

孩把自己的富有的寶物報告畢後，指着白衣小孩憐憫似的說，同時又向着他顯出哀矜的神氣。

本來便熱然的白衣小孩現在更顯得慘澹了，汗珠依然流着，大紅的面頰漸泛蒼白，烏黑的眼珠浸潤在液體中了。

「善寶哭了！善寶哭了！」好幾個小孩同聲喊着，隨着這喊聲，善寶的眼淚比汗珠還密地流出了眼眶。

我心裏過不住的酸楚起來了。我連忙用許多話來岔去他們的嘲笑，後來我又想法子來想驅住善寶的淚。

「善寶，我有好幾樣玩物在那裏，用不着了，停刻我出來送你。」

我的說話引出了許多小孩面上的驚奇，但善寶依然很慘的抽咽着。

我又羞了，默默的看着他熱也忘去了。

天氣已漸漸昏暗下來，門前來了喊着頂刮刮十鈿一杯的賣冰其林者，

立刻引聚了許多小孩，我身旁的許多小孩也去買吃了，祇有善實一人還傻
咽着，立在我身旁望着他們。

「讓我去拿玩物來，好不好？」

善實的淚眼可愛的望着我，微微的點點頭。

我高興的跑到裏面，在箱子底裏翻出了從前剩下的幾個玩物，一個小
木刀，皮人，口琴，小籃。我與沖沖地也不顧母親笑我不怕熱，箱子蓋也
不閉上便又跑了出來。善實還呆呆的遙望着那羣吃頂刮刮冰淇淋的同伴。
我把玩物交給他，他很遲疑的，一件一件的看了，看了一層，便把來
併在一隻手裏，淚眼含笑的望着我。

「你不吃冰淇淋嗎？好的，這種冰淇淋做得太不好了，吃了容易生病
，不吃是最好！」

「我也想吃。我沒有錢，媽媽不肯給我。」他出神的望着那冰淇淋桶，

很委屈似的說。

『你要錢嗎？但是你拿錢去買這種冰淇淋吃我便不給你。』我捏了幾個銅板在手裏，誓戒着他。

『一個銅板一杯的冰梅水好吃嗎？』

『也不好，這種東西都不好吃，還是買些水果吃好。』我把一把銅板放在他手裏。

『我明天買楊梅吃，黃金瓜也好，——程世金家天天吃噙嚙水，吃綠豆湯，不是也不好，吃嗎？』他緊緊握了銅板，起勁的說，眼睛依然不捨的望着那冰淇淋桶。

『是的，吃水果頂好，不然，會吃出毛病來。』

天完全黑暗起來了，繁星燦爛着。吃冰淇淋的小孩也不來招呼善寶便散去了。善寶也要別去了。

「謝謝你。」他兩手環抱在胸前，可愛的笑容顯在清秀的面上。

『不要謝，好好的回家吧！明天聽我拉胡琴。』我笑說着，我心裏充滿了歡喜。他笑着跳走了，我得意的立在門口目送着他。

第二天是照樣的熱不可當的熱天，鴿棚式的市房中的人們對於這種暴烈的炎熱是全無可抵抗的。小黑狗躺在陰所，張着嘴，伸出了長舌，不息的喘息。主人們也躺在自以為風涼的地方，有的夢見水晶宮，有的翻閱着消夏閒話，有的無可奈何的頭腦昏痛，同時都下意識的搖着葵扇，時輕時重地拍着胸脯或大腿。蚊蟲在門角裏，椅子下噬險的吵，蒼蠅在汗溼的皮膚上發癢的爬。據說外面已發生時症，馬家老太也已熱得發了一場急痧，不由大家的心裏都有點害怕，冷茶也不敢吃了，十滴水是早已預備在身旁的了。

啊，熱，好容易，總算把晚飯咽完了。昨天是被友人耽誤，今天是天打不饒，曬台上應該輪着我家享福了。用冷水匆匆擦過臉，便提了折椅，夾了胡琴，走上晒台。

晒台上一個人也沒有來，水門汀上的餘熱猶在。一天都是明亮的雲彩，雲彩的隙縫中顯出高遠明淨的蒼空。太陽是隱在雲彩之下，餘暉透射出來，把西天染成一片金黃。雲彩變幻着，驅逐着，映着金黃色的霞光競放着綺麗的花紋。

涼風陣陣，吹得我遍身爽快。躺坐在藤折椅上，不覺得想要睡去了。

一陣緊促的蕭蕭的樹葉聲把我的注意力移到西隣的平屋上。一株老朱藤幾乎爬滿了這向南的屋披。春間已看過他的花，嗅過他的香了，現在是剩着一片鮮綠的羽狀葉，風拂過時，藤葉一片片的飛舞，翻騰着。這株藤樹是盡我的目力在晒台周遭所找出的唯一的一株植物。從前住在鄉村時候

，綠蔭是小孩們在夏季游嬉時的仙鄉，但是都會裏，小孩們幾乎不曾曉得綠蔭是什麼，朱藤樹的綠葉雖然繁茂，可惜是爬在屋面上的，天井裏祇有一株彎曲的老幹，倚在牆隅。

看到天井裏，我忽然想到昨夜纔和我作爲朋友的善寶了。「怪不得天井裏常常晒滿一竹竿一竹竿的衣服！」我想到昨天生癩小孩的說話，我把向來對於鄉家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瘦削婦人的一天到晚的忙於晒晾的衣服的疑問打破了。

「她恐怕就是善寶的母親吧，那麼瘦削，簡直和她的兒子配成一對。她實在是太辛苦了，每天洗那麼多的衣裳！」我看着橫在屋簷上的竹筏似的密密的晾衣竹上的一件件的衣服，我便想起了我每天在床上所聽聞的洗衣聲了。

我是住在晒台下的亭子間裏，我的床恰巧舖在西窗之下，自從春天去

後，因為熱鬧的緣故，西窗便常常關着，每天早晨，大約是五六點鐘的時候，我總被一種單調的磨擦聲音喚醒，那聲音是從西窗外傳來的，嘩嘩嘩，十分整齊而有力，這個明是板刷刷在布匹上的聲音。等到下樓梳洗過後，再回到亭子間裏時，洗衣的聲音聽不出了，從西窗望出時，一根根的竹竿上飄蕩着帶溼的乾淨的各式衣服：粉紅的，雪青的，白的，藍的，大圓角的，直襟的，窄窄的小馬甲，鑲邊的白襯褲，一件件的從一個穿了破衣的，疲乏的，瘦弱的婦人的兩只黃瘦的水淋淋的手上展顯出來，在早晨的晴空裏。晚上有時上來得早，便又可而看見她正在仔細的把竹竿上的晾乾了的衣服一件件的收取下來，污而且皺的現在都變為整潔而且鮮豔的新衣。

每天每天的她晾起衣服，又收取下來，其間她便易得了她的，不，還有善實的簡單的衣食住。她是如此辛勤，她所有的竹竿我看沒有一天休息

過，便是雨天也仍要披着衣服躲傘簷下。

『但是今天她爲什麼還不出來收取衣服呢？』我望着冷清清的天井裏忽然的想，『而且善寶他們也不看見——難道又到了門前去了？』

我想着，無聊的把胡琴拉起來，天井裏仍然冷清清的。

妹妹上來了，提了一只小竹凳。

『風涼啊！』妹妹坐下了說：

『大西風啊！』我點了點頭。

涼風習習的吹拂着，身上覺得滑潤。妹妹低頭看書。我隨意的拉着胡琴，眼望着西天的漸次黯淡的晚霞。

漸漸暮色懸掛在眼前了。遠處的洋樓的長窗中射出玫瑰色的燈光。隱隱傳來的市聲形成了黃昏的寂寥。

突然間，嘩噪的一聲從天井裏響了出來，像是打碎了一盞碗。接着，

帶哭的，怪亂的尖銳的婦人聲音直聲的喊起來。喊的字眼非常模糊。但我一聽出時，突然便有一種恐怖的預感。我悄悄的停拉了胡琴，望妹妹時，她也正把書閣了在望我。

暮色漸漸的濃密起來，空中的色彩都漸變為灰色，祇向西的邊緣上還略有些霞光。西天的晚霞也更黯淡了，狹狹的一帶金線上，浮着紫色的雲團，青連色的，褐紅色的彩帶雜亂的糾纏着。逐漸猛烈的夜風吹拂着被天井裏傳出來的慘厲的喊聲震恐着的我。

這慘厲的喊聲顯然是從天井南側的平房的靠牆一間屋子裏發出來。一聲接着一聲，從惶急漸變為絕望，從帶哭竟變為號哭了。

『妹妹，你聽去像喊的是什麼人？』我覺得心裏恐怖的預感全然證實了，但還希望我聽出的並不確實。

『好像是個瑞寶，又像是喊善寶。』妹妹悄然的回答。接着問道：『做

甚這樣喊呢，難道誰病凶了？」

「恐怕是的——」

我無心詳細回答妹妹了。我的預感竟完全證實了。但我希望他祇是病凶。然而據我向來的經驗，這種慘厲的喊聲之後總是一個不好的消息。

我惴惴的坐在晒台上，心裏有一種怛惴的情緒在動蕩。

漸漸的天井裏有人走動起來了，兩側的屋子裏也都放出了燈光。朦朧中看去時，似乎天井裏有鬼魔站着一般，竹竿上的淡色衣服在濃密的暮色中都扮出一付鬼臉。靠牆的一間屋子門前擠聚了好幾個人，昏黃的燈光照出了她們驚訝的神情。

慘厲的喊聲變爲正式的號哭了。

「死了。善寶死了！」我怛惴的想着時，鼻根忽然煽動起來。酸酸的儘想流淚。「昨夜還好好的，怎麼到今夜已經死了呢？怕是另一個叫善寶的

吧？——然而明明是靠牆的一間，明明是那洗衣婦的聲氣。——難道發了時症？吃了什麼不潔的東西了？」我想到這裏，背脊上突然烘的熱起了一條。我想到那頂刮刮的冰淇淋，想到那一把銅板……啊，我不敢想了。我殺了善寶！

妹妹慘然的望着天井裏，我也戰慄的望着。

那哭聲，世上最淒慘，最哀傷的哭聲，窮母親哭小兒子的哭聲，斷續的在那間小屋裏響着，夾着絕望的訴說：

『善寶……春天你爹死……娘辛辛苦……盼望着你……善寶……拋下了……娘……死……善寶……善寶……』

一聲聲的直刺入我恐怖的心。我立刻想起春間的一個晚上，同樣的哭聲曾使我半夜未睡。我又想起了那洗衣婦從此便成了寡婦，一天的希望都留在兒子的身上。她想到她兒子的將來，一定洗衣服時的疲乏也不覺得了

。但是現在呢……

啊，我再也想不下去了。我的眼光似乎透視到那間屋裏。我看見善寶瘦骨嶙峋的僵在板床上，昨夜的活潑可愛的神氣現在是祇有一色慘白。我看見瘦骨嶙峋的母親伏在屍體的身上，絕望的淚溼透了兒子的殮衣……

啊，我再也想不下去了！我的淚也潛潛地流着。

小屋子的門前鋪開了一束麥稈，哭聲裏，誰把麥稈燃着了，熊熊的火光照徹了天井的一隅，如夕陽照紅了雲彩一般，一切圍住火光的都罩上一層閃亮的顏色。

漸漸火光滅了，天井裏又回復到原來的昏暗。麥稈夾隨着夜風捲舞空中，有幾片便飄落到我們身上，鼻尖裏聞着一味焦臭。妹妹頹然的說：『我們下去吧！』

『好，下去吧。』我淡然的回答，悵望着霞光已褪盡了的黑暗的西天。

歸家

村前的大路上堆積着澹澹的斜陽光，已經是暮晚的時候了。從這條大路上回家的牧童們坐在水牛背上悠然地在唱着歌，那些水牛們跑得很是紆徐，面孔上掛着一種自得的神氣。大路兩旁，閃映着甘蔗林的青光，望過去，和冥穆的長天混成了一片。

這路的盡頭便是一道用幾片大石排列而成的高約一尺的短垣。這短垣的作用大半是在阻止着家畜——尤其是豬——到田園上去踐踏，同時，便也成了一道劃分村內村外的界碑。從這短垣踏出去的是出鄉，踏入來的是歸鄉。短垣旁有了一株龍眼樹，那盤踞着在路口就和神話裏的虬龍一般。這虬龍站在這路口在關注着這鄉中進出的人們，做他們的有益的伴侶，從他們的祖先時代到現在，一直到將來。

景象是平靜到極點了，然而這平靜繼續着沒有多久便被一個生客所打破。像一片石子投入一個澄澈的池塘，池面上即時起了漣漪似的，這生客剛從甘蔗林伸出頭來，坐在牛背上的童子們即刻便注視着他，喧嚷起來了。

「喂，那不是百祿叔嗎？」

「啊，一番客」來了！啊，百祿叔一定是發洋財回來呢！」

「啊哈，百祿叔，我們要分番餅」啊！」

「啊哈，番客！」

「啊哈，發洋財回來了！」

這所謂百祿叔的是一個瘦得像枯樹枝一樣的人物。他顯然是被這些村童們的問訊所煩惱着，他甚至於想再走進甘蔗林裏去，但他剛把脚步向前踏進了一步，卻又停止了。他的臉上顯出多麼懊喪而且悲傷啊。他的目光

關弱的眼睛閃了又閃，眉毛不停地在戰動着。

「恁恁老母！不要做聲吧！」百祿叔忽而奮勇地走到大路上，口裏喃喃地叫罵着。雖然，他沒有害病，但他開始發覺他的兩足是在抖顫着了。這蟠踞着在路口的老樹，這老樹旁邊的短垣……這說明他的確地是回到了家鄉，然而這倒使他害怕起來。他感覺到沒有回家的權利。……

他在甘蔗林旁邊的大路上呆呆地站着，眼淚浸濕了他的多骨的面孔，這使他的形狀顯出一個老乞丐一般。

坐在牛背上的村童們看了他的這種形狀都驚訝而沉默着。他們都已看出百祿叔是倒黷的，他和旁的「番客」並不一樣。

「百祿叔，你遭了劫賊，金銀財寶都被人家偷了去嗎？」一個年紀較大的村童問，帶着同情的口吻。

「怕是害了病吧？」另一個也是用着同情的口吻發問。

百祿叔只是沉默着，眼睛望着冥穆的長空，村童們的說話他顯然是沒有聽到的。

在農村裏不幸的事件是太多了，每一件不幸的事件都不能怎樣傷害着人們的心靈。兒童們尤其是天真爛漫，不識愁慘爲何物。所以，坐在牛背上的這些村童雖然在替百祿叔難過，但他們的心情却仍然是快樂的。這時狗兒尖着他的嘴唇，搖擺着頭，很得意地仍在唱歌：

——我的爸爸是個老番客，

我的哥哥到外面去當兵；

我亦要到外面去闖一闖呀，

待到我的年紀長成！——

阿猪年紀比他大了一些，更加懂事些。他聽見狗兒這樣唱，登時便擺出師長一樣的神氣這樣唱着：

——臭膽弟，

太無知；

你的爸爸許久無消息，

你的哥哥也不知道是生是死；

你的媽媽整天在吞聲嘆氣，

虧你還有心腸到外面去！——

百祿叔仍然呆呆地在站立着，他唯一的希望是天快黑些，他可以隱藏着他的難以見人的面目在夜幕裏，弄回到他的家中去。這不是太奇怪的事體嗎？他曾經在和鄉鄰械鬥的時候拿着一柄「單刀」走到和敵人最接近的陣線上去，曾經在戲台前和人家打架的時候，把他的臂膀去擋住人家的桿杖。可是，他却沒有勇氣回到他的家中去。

村童們一個個歸家去了，他們的清脆的歌聲，活潑的神氣，葱蘢的生

機都使他十二分羨慕。這使他憶起他從前的放牛的生活來。他的腦子裏躍現着一幅幅的風景畫片，草是青色的，牛是肥肥的，日光是金黃色的。那時他的歌聲，他的神氣，他的生機也和現在的村童們一樣的，然而這一切都消失去了，牛馬似的生涯磨折了他。他相信這是命運。是的，一切都是命運。他想現在的這些村童，將來也免不了要和他一樣變成老乞丐似的模樣，這也是命運。關於這一點，他是很確信的，一個人要是命運好的，那他便一定不會到農家來投胎了。

百祿叔想到命運這一層，對於現在他自己這樣慘敗的狀況幾乎是寬解起來了。但他一想到他的老婆和他吵鬧的的聲音像刺刀似的尖銳，他的心裏不覺又是害怕起來了。

.....

呆呆地站立了兩個鐘頭——這兩個鐘頭他覺得就和兩個年頭一樣長久

——夜幕慈祥地把百祿叔包圍起來。星光在百祿叔的頭上照耀着，龍眼樹，甘蔗林都在沙沙地響。像喝了兩杯燒酒似的，百祿叔陡覺興奮起來了。他拔開脚步奔跑着，就好像在和家人賽跑似的奔跑着。一個螞蟻尚且離不了牠的蟻穴，一隻飛鳥尚且離開不了牠的鳥巢，一個人那裏能夠不想念他的家庭呢。百祿叔雖然是害怕着他的老婆，但他想世界上最甜蜜的地方仍然是家庭哩。

他奔跑着，奔跑着，石子和瓦礫把他的腳碰傷了，但他一點也不回顧。最後，他終於孤伶伶地站在他的家的門口了。他的心跳動得很厲害。他想他的老婆如果看不見他，讓他幽幽地塞進家裏去便再好沒有了。

可是百祿叔的想像顯然是失敗了。當他剛把他的腳踏進他的家中的時候。那身體笨大，兩隻眼睛就如兩隻玻璃球的百祿婦已經發狂似的走到他身邊來。她呆呆地把他怒視了一下便把她手裏的掃帚桿向他亂打，同時歇

斯地理地啼哭，咒罵着：

「你這短命！你這，白虎咬！」你還沒有死去嗎？……………」

百祿叔的臉色完全變成蒼白了，他的嘴唇一上一下地戰動着。

「你這禽母！」他搶開了她手裏的掃帚桿，喘着氣說。

「你這短命！你這，白虎咬，！虧你還有面目見人！虧你也學人家討老婆，生兒子！……………你這短命！你這「白虎咬」！哎呦，「過番」人家「過番」，你也學人家「過番」！你「過番」！「過番」！過番！過你這白虎咬番！……………」

「禽母你，不要做聲好不好！」百祿叔把頭垂到他的胸前，兩手緊緊地把他抱着。

「不要做聲！……………你這短命！……………你這白虎咬！你也學人家「過番」，人家成子成百地寄回家來，你呢，你連一個屁也沒有放！……………」

……你這短命！你這「白虎咬」！……我不是苦苦地勸計你，叫你不要過番。「作田」（即耕田的意思）雖然艱苦，嘴看見，目看見，比較好些。你這白虎！半句說話也不聽「硬要」「過番」，（過番，即到外洋去的意思。）你說，「番邦」日日正月初一，伸手便可以拿着黃金！你這一去包管是發洋財回來！發你這短命的洋財……你也不想想，一家四五個嘴，阿牛，阿雞又小，不會幫忙，你到番邦去快活，一個錢也不寄回來，叫我們怎樣過活呢！……你這狠心的短命！你這狠心的「白虎」！你的心肝是黑的，你的心腸是比賊還要狠啊！……你這短命！你這「白虎」！……」百祿嬌越哭越大聲，越哭越傷心。她終於再拿起掃帚，拚命地走到百祿叔身邊去把他亂打着。

『你這畜母！你是在尋死嗎？』百祿叔又是把她手裏的武器搶開，出力地丟到門外去。他覺得他的老婆咒罵他的說話句句是對的，他自己也把那

些說話向他自己咒罵了一千遍以上。但他暹羅也去過了，安南也去過了，新嘉坡也去過了，到處人家都不要他，他在番邦只是在度着一種乞丐似的生活，那裏能够把錢寄回家裏來呢。用着一種近於屈服的口氣，他這樣地繼續着：『賺錢也要看命運！命運不做主，這教我有什麼辦法呢？我並非不知道家中艱難，但沒有錢上手，我自己也得捱餓，那裏能顧到家中呢？』

『你這短命，你既然知道番邦的錢銀難賺，怎麼不快些回來呢！……』百祿嬌的闊大的臉部完全被眼淚和鼻涕浸濕，她拿起她的圍巾出力地揩了一下，憤憤地用拳頭打着她的胸。『唉！狠心的賊！阿牛，阿雞又小，不會幫忙，阿獅雖然大些，單腳獨手怎樣種作呢？……你這短命，我以為你已經死了！要是我年輕一些我早就想去嫁了！你這短命！……』

『你這禽母！你要嫁就嫁人去！』這回，百祿叔却有些憤然了。

『嫁人去！你這短命！你這白虎咬！要是我真個嫁人去，看你怎樣撫養這幾個兒子！你這狠心的短命！你這狠心的白虎！……：……：那一回，你這短命欠奴秋爺的穀租，被他搥打了一頓，回到家裏來便要對人死，賭神咒鬼，說你以後一定不種作了。我不是向你說，窮人給人家搥打一兩頓，這有什麼要緊呢？如果照你這種想頭，受點氣便不種作，那天下的田園不是都荒蕪起來，人人都要餓死了嗎？你這白虎，半句說話也不聽，偏偏要過番去！過番！過番！過你這白虎咬番啊！你這短命！你如果在番邦死去倒好些！……：……：』百祿嬸罵混雜着啼哭都和喇叭一樣響亮。這時她的門口已經被鄰右的來觀熱鬧的人們層層圍住了。百祿嬸的兒子阿牛，阿雞也從外面走回家來。阿牛年約七八歲，阿雞年約五六歲，他們都睜着小眼睛，望着他們的母親和這個生客。爲着一種義憤所激動着，他們都向着這

生客叱罵着：

「喂，尙母你，不要坐在我們家裏啊，你這老乞丐！」

「啊，我要打死你哩！」

百祿嬪一一地給他們打了一個耳光，頓着足叫喊着：

「你們這兩個小絕種！」

阿牛和阿鷄都啼哭起來，滾到門外去。觀熱鬧的人們都大聲地譁笑起來。

「連自己的父親都不認識！哈哈！」

「哈哈！叫自己的父親做老乞丐！」

這時白壽老嬪從人羣中鑽出她的頭髮白透了的頭來。她用着她手裏的「拐杖」出力地擊着地面，大聲地咒罵着：

「砍頭的，你們這些沒有良心的砍頭；人家這樣淒慘，你們偏有這樣

的心腸來取笑人家！」

『對呀！』你們不要太沒有良心啊！……芝麻老姆贊同着，她也顛巍地擠進人叢裏面去。不知那一個頭皮的在她的背後把她推了一下，她全身擺動着，幾乎跌下去，口裏却喃喃地咒罵着；『呀！那個白虎咬仔，這樣壞透啊！』

百祿嬌這時已經不大哭着，她用着訴苦的聲氣向着這羣觀衆訴說着：

『大家呀，你們聽呀，世上那裏有一個人像這白虎咬這樣狠心狗行啊！……過了這麼多年番，連一個錢也沒有寄回來，這要叫他的妻子吃西北風嗎？……』

百祿叔只是沉默着，好像在思索什麼似的。他的樣子是可憐極了，那灰白而散亂的頭髮，那破碎而塗滿着灰塵的衣衫，那低着頭合着眼的神氣，處處表示出他是疲乏而且悲愴，處處表示出他是完全失敗，被這社會驅

遂到幸福的圈子以外。爲什麼會致成這樣呢。依照百祿叔的解釋，這是命運；依照百祿嬾的解釋，這是因爲他忍受不住人家鞭打，不聽說話地跑到番邦去。……

白蕭老嬾眼睛裏濕着眼淚，走到百祿嫂身邊去，挽着她的手，拍着她的肩，像在撫慰着一個小孩子似的說：

『阿嫂，不要生氣啊。阿兄回來就歡喜了，錢銀有無這是不要緊的。……』

芝麻老姆頻頻地點着頭，自語似地說：

『對啊，錢銀實在是不緊要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運氣一到了，錢銀會來找人呢。』

『唉呀，老嬾，老姆，你們不知道，這白虎咬完全不像人！……
他累得我們母子一頓吃一頓餓，推盡千棲萬慘！……』百祿嬾又是啼

哭起來，她把她的頭靠在她的手股上，軟弱地在灶前坐下去。

「阿嫂，已往的事情不說好了。……：……：……：夫妻終歸要和氣才好。……：……：現在你咒罵也咒罵够了，阿兄完全沒有做聲，這便是他承認他自己有些過錯哩。……：……：呵，百禱兄，你怕還未吃飯吧？……：……：哎喲，真慘哩，因為太窮的緣故，回到家來沒有人來向你說一句好話，連飯也沒有吃一碗啊！……：……：啊，阿嫂，你快些替他弄飯吧。……：……：我看還是弄稀飯好，就拿點好好的「鹹菜」給他「配」好了。他在外面久了，這家鄉的「鹹菜」一定是好久沒有吃過的。……：……：」白蕊老嫗說得怪傷心，她自己亦忍不住地抽咽起來，她的兩腮扇動着就如魚一般。

芝麻老姆已經走到灶前，伸出她的多筋的手拿起火箝來，一面這樣說：

「哪，我來替你們「起火」！阿嫂，你去拿些米來啊，這真快，用不

到幾個草團，飯便熟了！……！』

百祿嬭用力把芝麻老姆推開。一面啼哭。一面叫喊着：

「替他弄飯，替這白虎咬弄飯！這是怎樣說呢！唉，老嬭和老姆，你們怕是發昏了！……！他一兩餐不吃打什麼要緊，我們母子這麼多年不知道餓了幾多餐呢！……！散亂的頭髮，披上了她的面部，眼睛一上一下地滾轉着，百祿嬭變成熊似的可怕起來了。

百祿叔忽而像從夢中醒來似的站直着他的身子，他的眼睛呆呆地直視着，於是他跳躍起來，向着門外奔跑去。

『百祿叔，你要跑向那裏去！』

『百祿……！』

『呵，他一定是發狂了！……！』

看熱鬧的觀羣這樣喧鬧着，他們試去阻止他，但是已經沒有效果。

百祿嬌從灶前跳起身來，就和一隻猛獸一樣矯健，她一面推開着觀熱鬧的人們向前追趕，一面大聲叫喊着：

『你這短命，你要跑到那裏去？』從她這咒罵的聲氣上面，可以看出她是露着憂愁和悔恨想和他和解起來了。

『你也罵得如太狠了！』

『太沒有分寸！』

白諸老嫗和芝麻老姆喃喃地在評說着。

.....

百祿叔被百祿嬌半拖半抱地帶回來。在他們間似乎經過一度爭執，因為兩人的臉上都有些傷痕。百祿叔的額上有幾個流着血珠的爪跡，百祿嬌的眼睛下面有了一片青腫。百祿叔像一個病人般地在喘着氣，百祿嬌在啼哭着。她把他緊緊地抱住，好像怕他又是跑去一般。用着一種近於撫慰

的口氣，她向他這樣咒罵着。

「你這短命，我剛這樣罵你幾句你便受不住，我們吃的苦頭比你多得千百倍呢！……」于是，她用着她的有權威聲氣向着他吩咐着：「挪坐下去吧！」她軟捷地走去就車上撕出一片棉花，在一個洋油燈中浸濕着洋油，拿來貼在他的傷處上。「就算我太狠心吧，但，我的眼睛也給你打得青腫了！……」

百祿叔把頭倚在他老婆的背上，像一個小孩似地哭了起來。他的神志比較清醒了。他用着一種鳴不平的口氣說：

「……你讓我到外方去吧，我和你們……」

「你這黑心腸的白虎咬，你還想到外方去嗎？」百祿嬌洞懣着他。

「命運註定我是一個慘人！我何曾不想福蔭妻子，賺多幾個錢來使妻子享福！」百祿叔緩緩地訴說着。「但是，命運不做主，這教我有什麼

辦法呢？就講種作吧，我的種作的「本領」並不弱，這鄉里那一個不知道我百祿犁田又直又快，種作得法呢？但，這有什麼好處呢？我的父親留給我的只是一筆欠債，我整整地種作了二十多年，這筆債還未曾還清，每年的收成，一半要拿去還利息，這樣種作下去，種作一百世人也是沒有出息的啊。……：我想過番，這是最末的一條路。但那時我還希望這條路怕會走得通，說不定我可以多多地賺一些錢來使你們享福。我真想不到番邦比較唐山還要艱難呢！我們無行無鋪，吃也吃着「竹槌」，睡也睡着「竹槌」，這比種作還悽慘得多哩！……：」

阿獅已經從外面回來，他看見他的落魄的父親，啞聲地問訊着：

『阿叔！你回來了！』

『替你的父親煮飯吧，他還未曾吃飯呢！』百祿嬌這樣吩咐着。

阿獅點着頭，即時蹲在灶前「起火」，他的軀體比他的父親還要大些。

他的眼睛點灑着青春的光芒，他的臂膀的筋肉突起，顯出堅強而多力。百祿叔把他看了又看，心中覺得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感。在這種悲慘的生活中，他看見了一種幸福的火星。他想從此停留在家中，和阿獅一道種作，緩緩地把欠債還清，以後的生活，便一年一年地充裕起來，這怕比較跑到任何地方都要好些。

觀熱鬧的人們漸漸地散去，阿牛，阿鷄，也走進室裏面來。他們都站在百祿叔旁邊，漸漸地覺得這比老乞丐沒有什麼可怕。也沒有什麼可恨了。阿鷄露着他的小臂膀用着他的小拳頭，碰着百祿叔的肩頭，半信半疑地問着：

「阿叔？」

阿牛望着阿鷄笑着，即時走到他的哥哥身邊去了。

這時，白諾老嫗和芝麻老姆臉上都溢着笑容，緩緩踏出百祿叔的門口

。白蕙老嫗把她的「拐杖」，重重地擊着地面贊嘆地說：

「這樣才好，夫妻終歸要和氣才好啊！」

「對啊！」她的同伴大聲地答應着，哈哈笑將起來了。

參 考 書

—

我的朋友春郎，着實是太可憐了。自己除了自己的生活應當負擔外，還要負擔三個人的生活：一個是他的妻子，一個是他的兒子，一個是他的女兒。

從南京失業以後，他一向便住在我的家的後面，吃飯同在一起。他的生活，便全靠他寫文章來維持。但他又不是小說家，可以胡謔出些故事來騙錢；他是一個文學史家，作文章須要有實際的材料。

他太苦了！從清早天一亮就起床，（因為遲了孩子們起了床他便不能工作）但是翻書，『翻，翻，翻，不知翻到那一年！』正如他妻子所說。

『春郎，我看你太累了，休息一下罷！』我一天清早偶然起早有事去找他，便這樣說了。

守一點法子也沒有！書局裏錢已經先支了五十塊，是催着要稿子。

——寫了多少了？

——多少！才寫到唐朝；這兩天正寫李白。他最高興我給他談到他的著作，他將以此成大名的著作。我于是接下說：

『研究李白是太艱難了。稍一不慎，便要弄出錯來！

——可不是麼！孟明。你想，手邊的參考書又少，又沒有錢買書。

——你要些甚麼書，說不定我可以幫助你呢？

——你有的書，定然是我不要的。你只有厨川白村，法郎士，菊池寬，屠格涅夫，托爾斯太……得！頭都痛了，聽見你的書名！

——我也有古詩源！陶淵明集……』

春郎笑了。這些書還用你說，他自然有的是，雖然窮的話。他所欠缺的，是那大套的，貴的，難于購置的東西。我明知道我自己的所謂線裝書者，是少年到惹了他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者說笑的態度，但我莫明其妙地總想幫助他找參考書，我固執地說了：

「到底要些甚麼參考書呀？」

——新唐書，舊唐書！你有麼？」

說完，他又笑了，因為覺得這一下把我問窮了。

「我沒有，不過我可以想法借到。」

——真可以借到？

——可以。」口頭雖然強硬，胸中並無成竹。說完了話我才盡量的想我的朋友，大家都是一般窮人，誰置得起這動輒數十元的書呢？沉默了幾分鐘，我才想到了。我說：

「我有一個朋友，商務印書館辦事，商務印書館不是有一個很大的東方圖書館麼？他可以替我借，我借來便轉借你。」

——「好極了。」他這時候信任我了。

天氣很冷，但爲了去借這部參考書，同時也想到書店編輯處去看看稿子。同時是想看看我這位朋友魏成的新婚夫人，我披上大衣出門去了。

巧得很，我的時間算得準；剛去，他便是出門到編輯所去辦事的時候

。我一納頭碰見他：

「好久不見了，魏成，你的新夫人呢？」

——「她不在家，出門去了。」

——「那我便不再進去坐了。我有一件事同你商量。」

——「好，我們一面走着說。」

——「不大要緊的事。我想請你到東方圖書館給我借一部書。」

——甚麼書呢？

——新唐書與舊唐書。

——你看這些書？

——是的，我近來忽然想看看中國的東西，我想編一點東西出來。」
我不願說這書是替朋友借的，如此撒謊了。

「好，明天或者後天我給你送來。」

——用不着，我自己到你家取好了。

——你現在到那裏去？

——你不知道我現在一家書店作編輯麼？

——知道，但是不知道是那一家。

——新書書店，編輯所就在書店主人的家裏，隔這裏不遠，明和里十

九號。我現在想順便去一去。

——我想去看看你的編輯處，但現在也來不及了。等我從編輯所回來，如果有空便去找你。

——說不定我走了。

——再見罷。

二

這一天編輯處來會我的朋友特別多。從下午我去時起，一直到五點鐘止，都不斷地是招待朋友。來便是講新書的問題，出版的問題，有時高興也旁及于戀愛的問題。

五點半了，我該回家吃晚飯了。正要出門，朋友魏成來了。

「今天借書真容易，立刻借來了。圖書館說舊唐書已經借出了。只有

新唐書。這一部是中華書局的影印版，字稍小一點。

——不要緊。

——一共十六本。你拿得回去麼？

——可以，難爲你替我送來。

——不是，這也是因爲願路；而且想看你的編輯處。很好。你自己一個人在這裏辦事麼？

——完全一個人！我唱的是獨腳戲。招待，編輯，校對一切都是我。
樓上？

——便住的是新書書店的主人王先生的全家。這樓下的這間大屋，便是我一人獨自的辦公處。我去了以後，便把門隨便關上，也沒有鎖：好在很清靜，這裏也沒有人來。前一次我丟了十塊錢在桌上，第二天還在。

——你到我家裏去吃飯？

「不去了，天氣太冷，回家晚了，黃浦灘的風！……」

我的朋友魏成是一個有君子之風的今之古人，作事是十分細心，說話是異常慎重。他雖然與我是朋友，但看我對於一切都含滿不在乎的態度，是表示相當的不滿的。然而他總也不肯有甚麼表示。他看見我的編輯處亂翻着，總懷疑我會把別人的稿子弄掉。

『我去了。』他說：『你出門回家以後，你這編輯處還是鎖一鎖才是……』

他去了，我想起來總覺得他有些小心得無理取鬧！一個窮書店的編輯處！一些亂稿子，一瓶墨水，一盒漿糊，一管破鋼筆。一些白紙。誰偷？那人除非有些神經病！而且，再說，樓上便住的是本書店的主人，外面還有一道鐵欄杆門，有人進來，娘姨廚子們總是會聽見的。

無理小心的魏成去了以後，我獨自稍稍理了一下稿子，便把新唐書夾

在手中，就出了門。剛一出門，看見天有一些小雨，我折轉去想用張報紙包一包這十六本大書，免得對不起圖書館。包，始終因為太多太大的原故包不好，于是我想作爲兩次拿，我放了八冊在我的桌子抽屜裡，只包了八冊回家。

『書給你借回來了，春郎！』我高興得喊了他。他走過來接書一看：

『才八本？』

——我放了八本在我的編輯處。明天或者後天一定帶回來。

——好。

三

第二天我去編輯處，抽屜裏的書出我意外地少了三本。我不能不跑上

樓閣了。

『王先生，

——甚麼事？孟先生？

——昨天我回家去時，一部新唐書只帶了八本回去，還放八本在抽屜裏，現在少了二本。

——少了二本？不會罷。孟先生仔細尋尋看。』

我下樓仔細尋了。這間屋子，雖然說是一個書店的編輯，但是東西却非常之少。只有一張寫字檯，一張吃飯桌，三四把圈椅，一把輪椅。除了我的寫字桌上有兩三本小說外，其他任何地方是不曾放過甚麼書或其他的物品。說到在這間屋子尋找東西，恐怕最容易不過了，只須五分鐘，你可以連壁爐的煙囪也可以看透了。

我找了又找，書始終是少了二本。王老先生也下樓來找。看見他在我

找過的那三個抽屜上用功夫，我連續地阻擋他：

『王先生，我找過了。』

這話自然無效，他還要再找一遍，再看一遍，再在桌上翻一遍，彷彿這是奇蹟，可以因為找者之不同，而有發現與不發現的區別一樣。但是他最後也說了：

『沒有。——這書容易買麼？』

買是容易，不過貴一點，買全套要七八十元；牠是二十四史中的一部，不單買的。

——那麼，怎麼辦呢？

——王先生，你問問看，他們有人拿過麼。』

這句話提醒了他，他立刻上樓，我也隨着上樓。他把厨子娘姨叫來

問：

『你們看見樓下孟先生屋裏的書麼？』

實在說，他們斷不會拿這書，這書全套雖然貴，而三本能值多少錢；

何況，十塊在桌上都不要的他們，這要說是他們拿去了，真是冤。我即忙說：

『不是你們……；昨天我去後，有人到過我的屋子麼？』

——沒有！有人來我們都是聽見的』娘姨先回答。

因為這一問，於是十五歲的少爺，十七歲的小姐，王夫人，王夫人的姪兒，全圍過來了。王老先生指着他的小姐少爺問：

『你們拿過孟先生屋子裏的書麼？』

他們聽見父親這一問，莫明其妙地臉都嚇紅了；吃吃地答說：

『我……我們……從來……來沒有到過孟先生的屋子。』

王夫人說：

『孟先生書放在那裏？』

——寫字桌的抽屜裏；八本新唐書少了三本。』

王夫人聽了這話，帶着娘姨也下樓去了。大家都像瘋了一樣，在那絕對不能發現的原地方，如機械一樣再翻了一遍。我的心裏更格外難過起來。掉了三本書，讓大家這樣驚惶，真是太過意不去了。

王老先生雖然經營着這新書的買賣，但自己却是一個舊禮教舊思想之下的好人。他治家非常嚴謹，不道德的行爲，斷乎不會在他家裏產生。他是一個潔身自好者，他不讓他的名譽有所損污，與時髦女子不讓她的白印度綢上衣有所損污一樣的固執。若是說書真在他家裏丟掉了，他寧肯犧牲八十元買一部賠你，也不肯讓你向別人說：『我的三本新唐書，在王誠家掉了』的。他誠實地說了：

『孟先生該不是忘記了，昨天多拿三本回家麼？』

——的確沒有記錯。昨天我回家時，因為下雨，我只拿了一半，八本，剩了八本在這裏……」

我還沒有說完這話，我看他臉上實在有一種不滿意我的表情；彷彿是有意誣賴他一樣。他甚且略有些不自然的說：

『書在我家裏掉的，我當然該負責；我這裏拿八十元買去好了。』

請問，雖然窮，這樣的錢我能接受麼？嚇得我昧着自己的良心說：

『的確，說不定也記錯了；我回家找找罷；』

我沒有記錯，書實在是掉在那裏的，只是這偷者的目的根本都想不出來，至于這偷者是誰，是怎樣的囚人更難說了。第二天，當其王先生再問我書找到了沒有的時候，我爲成全他的名譽心起見，我只好再昧良心說：『已經找着了，是我記錯了。』此乃後語。

四

那天晚上，我回家，把這書掉了三本的事，自然第一先告訴了渴望此書的春郎。他除了失望而外，他說：

「我說你這人浪漫，太疎忽了。我相信那書一定還在抽屜裏，是你慌張張地想回家得急，啊，回鍋肉等着你在，你沒有看清楚就走了。」

——告訴你，那個小小的屋子中，連壁爐的烟囪也尋到了；實在丟了。

——那麼，定是他家的人偷去了無疑。

——不會！

——怎麼不會。」一向主張人類是醜惡的春郎，始終相信這書是王先生家裏那一位偷了。我子是不不得已把下午演的那一幕，一一地由我口中

敍出來；自然，王老先生的行爲思想，和他家中上下人等的公德私德的種種好觀念全說了。我清清楚楚地覺得他們不會偷，我感到春郎那種不相信的口吻，是直接使我難堪，間接對不起好人。

「那麼，是門外來的人偷了。」

——我想也不會。你想，誰偷這三本書呢？是小偷進了門？那麼何不八本一下偷去？是來找我的朋友順手牽羊？我的朋友中對新唐書有用的，恐怕只有你一個……

——那麼，我去偷了，哈哈！

——不要說笑，我把住址開你，叫你去找那編輯處恐怕還找不到呢！你想，這樣的書，又不比小說，又不比小孩子愛看的圖畫書，古線裝書，樣子一點也不美，看外表誰要！誰偷！三本能值多少錢？你想，二十四史全套才值八十元！」

說了一陣，彼此都發現不了這失去此書的根本原因。春郎，把這剩餘的十三本，前後大致看了一下，恰恰掉的是關於李白的傳的一本。這實在很使他失望，他沉默了一陣忽然又對我說：

『我想起了！我想起了！』

——甚麼？

——一定是圖書館拿出來的時候便是不全的。

——不會，你想東方圖書館這樣大的圖書館，那有這種事。況且，那些都不說：根本那天我數得清清楚楚，是十六本……

不是你那位朋友魏成在路上弄丟了麼？』

春郎的一個不信任的人，對甚麼人都懷疑他會作惡事。他相信是魏成丟了來害我；我于是再三替魏成解釋，我對於春郎這種固執的不信，非常難堪。我的良心不允許我冤枉魏成，我只有再費唇舌替他辯護，我說他

是一個行爲摹倣曾滌生的人，作甚麼事都十分有條理，真所謂『今之古人』。斷不會說在圖書館拿出時少了三本他還不發現的。『而且，』我加上說：『他把書交我的時候，還告訴過我是十六本；而且，那天，他還勸我進出要鎖門呢。』

始終不肯屈服于我的說明的春郎，最後他譏刺着說：

『人來偷是不可能，王老先生是治家有道，拿你的書又不可能；東方大圖書館少發書出門是又不可能；魏成先生是今之古人，騙人也不可能，那麼，你的書在那裏去了？……』

『實在我也莫明其妙！』我說。

『我想一定是因爲你路上把書失掉了，故意在這裏騙人罷！』

這句話，本來是朋友式的半玩笑，然而我當時是覺到受凌辱了。覺得一個認識幾年的朋友，對於我的話如此不信任，想方設計地來反駁我，

來證明我是一個說謊話的人物，甚至於來證明我有神經錯亂病。我於是說：

『這事你想我用得着騙誰？書是我負責去借的；怎樣丟了，責任也總在我是不是？』

這幾句話大概使春郎覺到難堪了罷？所以他一下紅着臉說：

『說責任，我也該負一半呢！因為是我要參考書，並不是你要；你無非負的是介紹人的責任……』

他改了他素來的玩笑的口吻，而認了真的同我談判到法律問題了。並且，以他的思想而論，似乎他有真以我是誣賴他的觀念；因為他是相信凡是人類都是沒有好心腸的。我覺得這問題再要討論下去，我們甚且要先吵架而後打架，我於是裝着不自然的微笑，還是只好昧着良心說：

『說不定是我記錯了，也許書還在我的編輯處呢！』

說完這話，我內心裏差不多苦得流出眼來了。

五

在最初，我也計劃過，這事暫時不向魏成說，也不必再向其他的人說，對於書店主人王老先生呢，自然不必再提起；對春郎呢，就說是圖書館原來的書便欠三本，使他安心我沒有想誣賴他甚麼好了。我該靜心地前前後後地想想，這書的遺失的可能性到底是怎樣情形；或者想着了這情形，照這情形偵探去。也許會發現那三本書。發現了那三本書。用三元的重價未必買不到手罷？買到手，再拿去還魏成。他遠信息也不知道！如果現在向他說了，一則是無補于事，再則說不定又會和書店主人王老先生，一樣和我的朋友春郎文學史家一樣，再不信任我，說我在那裏撒謊騙人，多麼

不對呀！

我決計不說，我潛心苦悶着天天留心這件事。甚麼蹤跡呢？甚麼也沒有。我會整整的兩天去坐在編輯處，有時甚至是裝着出門而偷偷的折轉來。但是果然，沒有一次厨子或者娘姨不看見的！果然是他們只要一聽見門響便會跑來看看的。我那坐在編輯處便一聲不想，屢次出門又折轉來的態度，差不多使娘姨和厨子都發笑了。

好幾天，可以說過去了一個星期，甚麼消息也沒有。有時娘姨給我送茶來，我便以爲她會向我說：『先生，前幾天你不是丟了幾本書麼？現在找着了……』然而不，她把茶放下又走了。我的失望一天一天地大起來。這精神上的苦悶，朋友的不信任，失書情形的不可思議，還未必能使我怎樣達觀不下去。最難過的是實際人生問題。我每月五十元的薪水，甚麼房租啦，煤油啦，米啦，鹽啦，……簡直支配不過來，常常要在半夜寫一些

拉雜成的小說去賣得三塊五塊，才相當地有點辦法，總句話說，才不至于餓死。現在如果要拿出八十元來買一部二十四史，不但說會把我餓死，恐怕連我自己甘願餓死也不可能罷。書局的薪水是十塊二十塊的支取，二月份的薪水，還不到二月一號早就支完了，怎麼辦呢？

掉了的書是決定掉了，毫無再發現的希望。春節是爲了發現不了關於李白材料，那剩餘的十本早退還我了。在我的書架上，我天天看見心裏便痛苦，也罷！我到底不應當自己苦悶，我該當還是去同魏成商量。因爲他既然在商務印書館辦事，說不定有特別的辦法，或者他知道上海甚麼地方可以賣舊書，去買一部來配置，價錢也許不會過十元，那還是我的力之所能及，雖然于生活上苦一點。

我決計去，把甚麼事情告訴他，這事早或晚是不能哄人的。

我去了。他不在家，被人請了去赴宴會；他的新婚夫人招待着我，我

自己把我自己介紹過後，我繼續說：

『前幾天請魏成在圖書館給我借了一部書，現在弄失了三本；魏成回來請你告訴他一聲看看想甚麼法子。請他到圖書館去問問，賠償的條件上，有沒有優待的辦法。這書是中華書局出版的，他不賣單部，請他問問，用商務印書館同業的名義，買不買得出一部單部來……』

這一段話，在說時我看他夫人的表情，似乎是完全聽懂了的樣子；然而我一出門，直覺地又感到自己說話，過于小說化，把詞語用得太簡單，太沒有迴復！這樣，別人即使聽懂，也一定會忘的。不過，這又有甚麼關係呢？明天我再來找魏成，不是甚麼事情也都會說明白麼？

然而不，果然我的話被魏成誤會了；第二天，在我正預備起身去找他的下午四點半鐘，他的信到了：

『孟明：

『昨夜從友人處歸來，聽見芬說，新唐書你丟了三本，希望你各處找一找。因為這書是二十四史中之一部，缺了三本，則全書便成了廢紙，圖書館一定不肯接收，且于我在館中名譽信用，將來有很大影響……』

這自然是誤會了我。我並不是希望他便將這殘書去還圖書館。我是想問問所謂『賠償條例』。因為我想，借書而遺失，總是可能的；圖書館對於這事，一定會有相當的辦法；而且這辦法，我相信是以優待為原則的；因為借書看的大都是窮人，如果圖書館不便利窮人，那何至于設圖書館？……只是魏成的信中，對這事毫不提起；而且對於用同業名義，到中華書局去單購一部的辦法，也一字不提！這是為甚麼呢？

須要解釋！我看完信還是照原定計劃出門去找魏成。我到了他的家，我找着他。他臉上有一種冷靜的表情。他首先問我：

『新唐書丟了二本是麼？』

——是的。

——怎麼會丟的呢？

——火燒了！『我想要把實在情形向他說一遍，不但說起來麻煩，而且他一定不信任我的話，一定要以爲我是夾了書同着愛人到電影場，把書弄失了，故意說是在書店失的：』

因爲他以爲我的生活，向來就是這樣的：同愛人到遊藝場把皮包，稿子，甚麼都失掉過，不過這一次的確不是那情形，但他會信麼？我昧着良心說火燒了，到是痛快。然而其實不說快。他是學會滌生那樣的細心人，他也許立刻看出我的虛假，他反問說：

『怎麼樣燒的呢！』

——天氣不是很冷麼？我在火盆上烤着火看書，一下掉了三本在火盆

裏……我簡直扯開謊了。

『不會有這樣的事！』他笑了。『火盆上的火，那裏一下燒三本書！』

——不信由你，燒起來了呢！

——你不曾救？

——救了的。

——書一點剩餘也沒有？

——有是有的，只是字跡都污了，有一本是燒完了；有兩本燒缺了一
大一角，所以不能看了。

不要緊，你把燒剩的也拿來。我拿去便可以對付圖書館了！說火燒，
有甚麼辦法！

——不用，賠圖書館好了。只是說實話，你知道我的生活情形，買全部二十四史買不起；希望你去問問圖書館，對於這賠償的條例，是如何辦法；可不可以優待一點。

——討厭極了。書失了，照例是全賠！總之，你還把那燒剩的全拿來，總比較好辦一點。」

我這一次的謊話，真弄得我自己沒有辦法了。這真所謂『弄巧反拙』。到最後，不得已，我還把實情完全說出來；他是照別人一樣，毫沒有例外的不信任我。

末了我說：

『賠是一定賠人。只是這樣：希望你在圖書館方面把這借書的日期先延長一下，我慢慢地借錢買書還他……』

——借錢買書到是後事，你還是慢慢地再找找好了：你是浪漫的，也

許你放迷了地方。他還叫我這樣作！

我告辭了魏成出門的時候，我心裏到忽然變苦悶而爲痛快了。因爲這一次我下了決心，決計不再想其他的辦法。甚麼偵探失書情形呀，甚麼各舊書店奔跑以圖配製呀，甚麼圖書館優待人家呀，甚麼同業團買單部呀，……那都是無用的希望。我現在決計設法努力省出捌十元買這部大書；說不定將來有兒子可以讀讀賠了人三本後所剩的東西。

在路上，我便計劃這如何省錢的方法。我想把娘姨開消了自己做飯，每月可以省七元，反正春郎他們也早不高興同我在一起吃飯了。還有，冬天快要完了，我身上穿的還是破棉袍；本來預備作一件夾衣，現在也想暫時不作可以省十塊錢的樣子。此外，把這不幸運的遭遇向朋友述說，大家雖然都窮，拉借二十元也總不至於沒有希望。書店方面，不得已是要無恥地向他要三月份的薪水了。這一切種種，種種一切，雖然原則上總是使自

己的生活越來越窘，但暫時又只好這樣對付，不幸的人，有甚麼法子呢？

七

我所有的計劃，差不多完全不會實現。晚上，剛把這辭退娘姨想分開伙食的意思稍稍暗示了一點給春郎夫婦，春郎倒是高興，而他的夫人便萬分爲難的樣子。因爲開伙食的麻煩手續一向是我管的，我要脫關係，這種担勢必放在春郎夫人身上：她有兩個孩子，她再不能担任別的工作了。

至于第二步，甚麼衣服不縫呀，書局先支薪水呀等，也是一件也沒有辦到。原因說來太複雜，不說大家也可以想像這其中的曲折的。

我于是爲了那新唐書的事始終悶着；而且正在這悶的當兒，魏成來了

一封快信。不消說是催問書的事件。你想，在本埠寫快信，這故意誇大事情的急迫的心理，使我非常痛苦。我覺得他真太對不起我。你看信中說些甚麼？

「……圖書館因爲新編號目，催問此書甚急，希即還來……」

並且我個人今後的信用……」

我心裏起了萬分的懷疑了。記得去年，魏成未結婚以前，我也常在他住處玩耍。他的書架上的書，十分之六七是圖書館，借期大概總在一年以上了罷，因爲那些書上都上了厚塵了。何以獨獨我的新唐書一失掉以後，圖書館突然要新編號目呢？自己又確會知道東方圖書館是始終實行王雲五的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的，一部書該列爲何號，簡直是一定的，沒有甚麼新編與舊編之別。況且以偌大的圖書館，早經有系統的組織；如果世界的圖書館學沒有空前的新發明的話，那重新編目的事簡直是不可能；因爲要

重編目一次，起碼要停半年以上的工作；談何容易！

魏成明明在騙我。

不過，他在信中二次地說明他自己的信用，這我不惟不怪他，反而非常原諒他。因為他也是窮人，自己買不起書的窮人。假如萬一因了我這一次的丟書，而使他在圖書館中借不出書，那麼，朋友間的感情事小，而他的學問的前途事大。他爲了他的學問，這樣催我，總是可以原諒的，何況想來事情到底是自己的錯。

接到這信後，我真悶上加一層急了『出去碰碰運氣罷！』我內心裏常常喜歡法國詩人拉風特倫 (La Fontaine) 這句詩，我一面出了門，一面如此希望着。說來很奇怪，我不知道是何時受了黃志的影響，我總不肯絕對的失望。

我出了門以後走了好久才想起我所要去的地方；幾個朋友辦着一個討

論國家大事的刊物；一向我不願意在這刊物上投稿；但目前是爲了生活的逼迫。管他的，也去看看情形罷。

『好久不見你了。』甲朋友說。

『好久了！』我回答了一句。

『有甚麼好消息報告我們麼！』乙朋友說。

『沒有甚麼好消息，近來遇見一件最倒楣的事，過幾天想把牠寫成小說在你們刊物發表。』我說。

『歡迎極了。不過，我們現在正悶得很，你且先把這小說的內容說來聽聽。』丙朋友的聲音。

『也好。』

我往下說了。因爲我覺得我找到了同情的地方了；一向對於那部參攷書的事，我向他說的都是局中人，所以太容易誤會我。現在，我用了小說

式的敘事法，向第三者說出來，我這內心的苦悶，想來可以不致再受壓迫了。我于是高興地說，從怎樣發動去借書起說到各方面都誤會我止。我根本無罪。我說起來是更顯得無罪的樣子。末了，我加上說：

『所以有人說人與人間充滿了的是誤會。你看這件小事，弄得來沒有一方面了解我！而且實際上出錢賠書還是我，我還不敢說出來；例如向春郎和王老先生，我就不敢說出來那書是真掉了！唉……』

——不用說他們那些當事人會誤解你，就是我們也不會了解你！』甲朋友立刻下了哀的美敦說。

『爲甚麼呢？』

——爲甚麼？北平一句俗話，你這樣倒幕是你『活該』。你自己作的事是該倒幕！你想，你自己沒有書借人也就算了，爲甚麼要『乞諸其隣而與之』呢？乞諸其隣而與之，已經犯了古訓了，何況你還是乞諸其隣之隣啊

「你想，春郎借書你沒有。你向魏成借。魏成還沒有，還得向圖書館借。圖書館借出來給魏成，魏成給你，你給春郎，這够多麼麻煩！……」

——不，「乙朋友還沒有說完，甲朋友接過來這樣說：『阿孟的毛病，是過于沽名釣譽。對甚麼人都想過于要好，結果好要不成，壞到弄在自己頭上了。殊不知人類是帶着種種劣根性生成的，你越和他要好，他反而越是誤會你，甚至輕視你。對愛人，對朋友，對不相識者全是一樣！洋車夫拉到你加一角半角，你迎面給兩個耳光！他一點話也沒有說的，如果你用好心加他一個兩個銅板，那麼，好，完了，他會拉着你的衣服不让你走了。』」

——實在的，你不可同人類過于要好。你毫不費力便可以幫助別人的時候，你不妨幫助幫助他，但你如果覺得要費力才能幫助旁人的話，你不妨裝着你絕對辦不到的樣子。自然，你是學文學的人，說你沽名釣譽，也

真未免對不起你；但說你這人過于傻，那的確是可以的。

——不用說這問題罷；」我的確不能忍耐了。「認真說，你們的刊物
要不要小說稿子？

——要是，可是危險一點。

——怎樣說，這話？

——這話的意思是說我們的刊物，這一期已經被扣留了，下一期不能出版是問題。總之，你把稿子拿來看看也開心。」

算了罷，算了罷，我心裏這樣想，我一面就告辭出了門。

我在馬路上是難以言說的苦悶。

爲了那部新唐書問題。簡直弄得我給瘋了一樣不能安定。魏成來的第三封信雖然取消了快信形式，但詞句之間，有使我非常難堪的地方。他說：「……實在沒有辦法，殘書也還來罷……」我能把殘書拿去還他麼？我能够這樣作麼？這一來，差不多使我見他的面都沒有勇氣了。每次去書店的編輯處，我都怕在路上偶然看見他。我眼光四射地各處偵察，如果遠遠的望見他可以躲避還來得及。還好，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他，他也不知爲甚麼總取寫信的形式，沒有來我住處或編輯處找過我。

我實在悶得沒有法子，我坐了一程短途的火車，到吳淞我愛人住的學校去。我想找着她，我說不定要在她懷中哭也未可知。我去了，可是她不在，說是到楊樹浦滬江大學去找朋友去了。我給她留了一張條子。「……歸來務必到我那裏去一趟；我這幾天遇到一件最不幸的事，苦悶得很，想同你談談啊，朋友，除了你以外，誰能安慰我？我明知你的功課很忙，但

是原諒我……」

我坐火車回上海的那幾十分鐘，再也不能用筆墨形容了。

還好，我回家休息了一會，剛想在床上躺躺，我的愛人，她，來了。

她是我離開吳淞不到二十分就回了學校的。她看見我的條子，她坐第二次的火車就來了，前後相差才一點半鐘。

「甚麼事那樣悶呀？」起初她十分溫柔的說。

不消說，那討厭的故事我又源源本地開始說將起來。還不會說到痛快處，即是說還不會說到我發揮人類是充滿誤會的理論那一節，她突然生氣了。這真是晴天的霹靂，誰也想不到的結果。如把她在這種情形之下生氣的理由，作為懸賞請人來猜，我相信一百人中中標的不會有一個罷。真是想不到她為甚麼生氣；假如不聽她說的話。她說：

「阿孟，你對別人為甚麼那樣要好呢？對我為甚麼那樣冷淡呢？我在

吳淞給你寫信來請你買一瓶美人霜，你許久也沒有買。」

——接到信的時候，實在連車錢都沒有；過幾天不知怎的便忘了。並且這事已經過了好久了，何必重提呢？

——別人的事你怎麼會不忘呢？

——不過這一件事是沒有忘，因此惹出大不幸的；其實別的朋友託我辦的事，忘了的也不在少數呢！你想我的性情的確是有些疎懶的。

——疎懶，好嗎！」

她的確是生氣了，不可挽回地生氣了。她一逕靠在椅子上甚麼話也不說。這種態度，使我異常難堪；我爲了請她來安慰，倒使我反因她而越見不得安慰。我想到這些，自己雖然是男性，不知不覺地和女孩子一樣地哭了。

自然，使對方非常難堪的事。恐怕除了哭而外，別無他法罷。她難堪

了。她說：

「你爲甚麼這樣，阿孟，你不滿意我，你可以說呀！」

……

——你說呀！」

我仍然不說話，雖然暫時是停止了哭。她看見我不哭，她又不說話了，還是那樣冷淡的面孔。

「你不理我了，是不是？」我說。

「如果不理你，你要怎樣呢？」她說。

「我有甚麼辦法，好，請了，再見！」

我一逕下樓出了門，她也不叫我一聲，也不看我一眼，她就那樣忍心地讓我走了。在當時，在下樓的那一剎那，自己是有非常的勇氣想自殺；結果，一到馬路上，又覺得除了徬徨而外，死似乎到底是不敢。這時候天

真快要黑了，我車也不坐，我一直跑；黃浦灘，白渡橋，差不多跑了許多我不認識的街道。轉來轉去，原來還在北四川路附近。這時候我的身體很疲倦，氣也平了許多；想起剛才同愛人演的那幕，實在是一種滑稽劇；算了罷，還是坐車回去，說不定她還在等我呢！女性表面上雖然強硬，內心裏總是還貧弱的，我這樣跑了，她一定也很難過；我何必叫她多難過呢？

我穿出了小街，已經望見北四川路的電車了；忽然一家舊書店，陳在我的眼前。進去一看，書店主人正在清理亂書，剛收買來的亂書；我立在一旁看了他清理。出我意外，我忽然發現在東方圖書館印章的那三本新書赫然也在這裏面，一本的封面是撕破了；兩本是完全揉爛了；前後相隔不過十多天罷，那書已經舊了。

這真似乎是一件神秘的事，我的驚喜自不待言，我首先就急急問道：

「這是從那裏來的？」

——你看這一大捆！」書店主人指着一大捆破紙破書向我說，這是一個小別三拿來賣的；一定是拉拔堆裏找出來的東西呀！這樣的東西，天天都有。

——這三本賣給我。多少錢。

——先生隨便把點錢好了，幾本破東西。

——兩毛錢如何？

可以。「書店主人似乎不在謀利的樣子……………」

啊，書店主人啊！幾本破東西？我爲牠受了這許久的痛苦，遭了一切人的誤會！幾本破東西！我同我的愛人生了氣也爲牠，我幾乎自殺了還爲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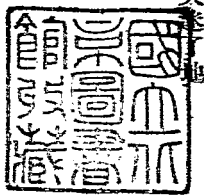
一切事情都是這樣，原因是小到不可思議，結果是大到無法無天的。我把那三本書買到手以後，我急于回家見愛人；我恨不得有錢坐汽車。我等電車等得我難受極了。

到了家，果然愛人是半點鐘以前走了，據娘姨的報告。她去了也好，我還要還書。我把這十六本書包好就到魏成那裏去。「先生，就吃飯了，吃過再去！」娘姨的招呼我也不顧了。

我把一切人誤會我的事完全忘了，我異常高興地見着魏成就說：

「嚨呀，那三本書也找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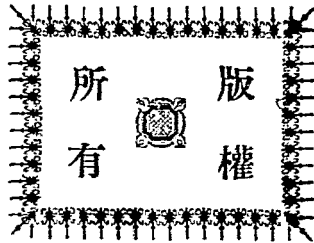
——是不是呢，我說，你這人太疎忽，我早知道一定是你放失弄壞地方了。」



中原逐鹿到蜀原

只说要白首到老
那知道青春归天

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歸家 全一冊

著者 魯迅

出版 生活社

發行者 生活社

定價 六角

